

階級政治國家

漢者書店印行

階級 · 政治 · 國家



讀者書店印行

目 錄

一 階 級

- 一 階級的定義.....一
- 二 階級的起源.....二
- 三 奴隸所有者社會與封建社會的階級.....六
- 四 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十
- 五 無產階級鬥爭.....十五
- 六 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階級.....二三
- 七 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三三

二 政 治

| | |
|------|----|
| 一 政治 | 四〇 |
| 二 國家 | 四四 |
| 三 政體 | 四八 |
| 四 政黨 | 六三 |
| 五 法制 | 六五 |
| 六 革命 | 六九 |

三 論 國 家

八五

一 階 級

一 階級的定義

什 麼
是
階 級

「大眾人叫做階級，就他們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制中的地位說來，就他們對生產手段的關係說來（大部分是在法律中確認了的和規定了的），就他們在社會勞動組織中的作用說來，所以就分配給他們的那部分社會財富的規模和收受的方式說來，都是各不相同的。階級是這樣的人羣；因為他們在一定的社會經濟構造中的地位不同，其中一羣人能夠把別羣人的勞動剝奪為己有。」（「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三三七頁。）

以前一切
社會史
都是階級
鬥爭史

各階級立場與利益的不同和對立——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性，不可避免地會發生階級鬥爭。「以往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史，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手藝店主和工匠，簡括說來，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是在彼此經常的敵對中，不斷地進行着秘密的或公開的鬥爭，每一次鬥爭，最後都是

以全社會革命改造或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來結束。」（「馬——恩選集」，第一卷，一五二——一五三頁。）

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基本結論，是包含在馬克思關於遺事的主旨中：「（一）階級的存在，僅是和生產發展一定的歷史階級聯繫着的；（二）階級鬥爭，必然會引到無產階級專政；（三）這種專政，本身不過是向着種種階級消滅及無階級社會的轉移。」（「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一四六頁。）

二 階級的起源

原始社會
沒有階級

階級和階級鬥爭，是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才發生起來的。原始社會不知有階級，也不知有階級鬥爭。原始社會的生產力，處在極低的發展階段上。這約制了原始社會的生產和生產品分配的形態。低下的勞動生產性，除去了那種能够被人剽竊爲私有的任何剩餘生產品的可能性。因爲這種狀況，原始社會中沒有便於人擄取人的經濟基礎，在原始社會中，沒有擄取者，也沒有被擄取者。各種民族在不同的時期，都經過了這個發展階段。

發生階級
的第一
個條件

原始氏族制度的社會，被內在的經濟矛盾所破壞了。剩餘生產品的發生，是階級出現的一個主要條件。馬克思寫過：「如果工人在自己支配下所有的全部時間，不得不支出在對於自己及自己的家屬所必要的生存資料的生產上，那末，在他那裏，當然也就沒有用於第三人享受的無償勞動的時間了。這樣看來，當勞動生產性還沒有達到一定的水準的時候，在工人支配下就沒有這種剩餘時間；缺少這種剩餘時間，剩餘勞動就是不可能的，所以資本家也是不可能的，同時，奴隸所有者、封建男爵也是不可能的，一句話，任何的大有產者階級都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三九七頁。）

發生階級
的第二
個條件

生產手段和生產資料上的私有財產的發生，是發生階級和榨取的別一個條件。當氏族公社中出現了剩餘生產品的時候，尤其在第一次大規模分工——遊牧民和其餘的野蠻人大衆的分離——以後，發生了公社之間的交換。公社之間的交換，對於氏族財產的發展，以後更對於私有財產的發展顯出了巨大的影響。原始社會中生產力和分工的發展，是這種過程的基礎，牠在以後更引來了公社內部的勞動更大的專門化和細分。手工業勞動和農業勞動的分離，是第二次大規模的分工。農業勞動工具、家用品的生產及其他的勞動行為，逐漸更加作為特別一夥人的專門義務而分離出來了。和這同時，改善了的勞動工具，由極簡陋的、要求集體努力的勞動工具，逐漸更加變成了不大的家庭和各個人們的個人勞動的工具。個人勞動或家族勞動所獲得的生產品，漸漸地由公社的或氏族的

財產，變成了家族或家長的私有財產。這樣看來，私有財產，僅僅跟着交換的出現才發生出來了。『在他的基礎中，是放着已經萌芽的社會勞動的專門化及生產品在市場上的讓渡。例如，當印度人的原始公社的全體成員，共同製造對於他們大家必要的生產品的時候，私有財產也就是不可能的。當分工侵入了公社中，牠的各個成員都單獨從事某一種生產品的生產，把這種生產品拿到市場上出賣的時候，私有財產的原則才是商品生產者這種物質獨立性的表現。』（『列寧全集』，第一卷，七二頁。）

發生階級 的第三 個條件

公社和分工的成長，致令在公社裏面創設了解決公共問題的機關。發生了公職，分化出來了特別的，最有經驗的和最有勢力的人——酋長。委托他們監督公共的溝渠，解決公社成員之間的爭論，執行宗教的職務，指揮和相鄰的公社的鬥爭，以及其他等等。這些酋長，在發展了的私有財產的環境中，以個人的利益為目的，來利用自己的社會地位，開始逐漸更多地剽竊公社的財物作為自己的私有財產。他們的社會權利，變成了壓迫公社其他成員的工具。像這樣，由公社的公儀，變成了公社的主人，並且，『就情形觀察起來，是那種東方的暴君和酷吏，是那種希臘的族長，是那種克爾和克爾特族的首領，以及其他等等。』（『馬——恩全集』，第十四卷，一八二頁。）而且後來，『……獲得統治的個別的人們，匯合成了整個的統治階級……』（『同書』）

發生階級
的第四
個條件

和這同時，「農業家族內部的自然分工，在一定的富裕的階段上，容許農業家族結合一種或幾種勞動力了。……生產這樣發展了：人的勞動力，比他的簡單生存所必要的東西，能够生產得更多了；有了維持和使勞動力的手段，牠們並且獲得了價值。但無論在自己的公社中，或在牠所隸屬的那種同盟中，都找不到閒暇的、過剩的勞動力。戰爭供給了這種力量……這時以前，對於俘虜，找不到

任何的使用，因此率直地把他們殺掉，而且在更早的時期是把俘虜來吃掉。但在這時所達到的「經濟」發展的階段上，俘虜獲得了價值，保留了他們的生命，並利用他們的勞動。……出現了奴隸制度。這種奴隸制度，在發展超出了舊的公社生活的一切民族那裏，很快就成了支配的生產形態，最後並做了公社生活崩潰的主要原因。」（「馬——恩全集」，第十四卷，一八二——一八三頁。）所以，僅在分工，生產力發展，剩餘生產品及私有財產發生的經濟基礎上，才發生了階級，權取和國家，國家是權取者階級統治被權取者的工具。

所 謂
的 暴 力 論

杜林、考茨基以及許多資產階級的思想代表者，提出了並保衛了所謂的暴力論，依照這種理論看來，階級好像是因為侵略才發生的，這種侵略是和生產力及私有財產的發展沒有關係的，不過是出於一個公社和別個公社的外在衝突而來的。這種牽強附會的、觀念論的而且同時是機械論的圖式，歪曲了原始社會的實際發展，漠視了牠的經濟基礎。侵略，在許多情況中實在促進了階級的發生，然而僅在適當的經濟前提下才是這樣的。比如說，在許多地方，形成階級的具體過程，主要是通過

把俘虜變爲奴隸來進行，而奴隸却是戰爭所供給的。然而這種過程，僅在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上才能發生。只有在人的勞動力比對於他的生存所必要的而能够創造更多的生產品和資料的時候，不殺死俘虜而把他們變爲奴隸才有了利益的。在沒有適當的經濟前提的地方，任何的侵略都沒有力量惹起社會分成階級。

三 奴隸所有者社會與封建社會的階級

第一個階級社會的內容

奴隸所有者的社會，比原始社會是前進的一步。然而，奴隸所有者社會中的一切成果，都是以猛烈榨取奴隸爲代價而取得的。當經濟依然主要是自然經濟的時候，對奴隸的榨取，多少是以這種經濟需要的範圍爲限度的。當奴隸所有者的經濟開始被吸收到了商業中的時候，當奴隸勞動的主要目的是獲取交換價值的時候，對奴隸猛烈的榨取達到了極限。奴隸所有者的國家，是奴隸所有者階級統治。

奴隸大衆的工具，這種國家在法律上承認了並保證了殘酷的榨取。奴隸制度，引來了更加前進的，更加廣泛的農業和工業之間的分工，交換的發展；貨幣經濟的增長，而且也引來了特殊商人階級的分立，引來了第三次社會的分工。在這個時代，加強了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這種對立，像紅色線條一樣，貫穿了一切階級社會。

在一定的時機以前，奴隸制度服務了生產力的發展，但在一定的階段上，牠變成了生產力發

展的障礙。奴隸的勞動，促進了「拉蒂芬劍」(Lathnudu) (羅馬奴隸所有者的大地產) 的發展。然而，奴隸的勞動形態，跟着時間的經過起來排斥着自己，在這種形態中，奴隸的勞動成了沒有利益的。恩格斯寫過：「小的農場從新作成了便於贖讓的形式。大田莊接二連三地分成了小的分地……這些小的分地……首要是讓給殖民，他們每年繳納一定的款額，他們附着於土地了，並且能夠把他們連同自己的分地出賣……他們是中世紀農奴的老前輩。」(「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一三一——一三二頁) 像這樣，在奴隸所有者社會的內部，已經創造了對於轉到封建制度的經濟前提。

奴隸社會的階級鬥爭

從別方面說來，對奴隸的榨取和壓迫，達到了極端的程度。奴隸的起義(耶曆紀元前二世紀在西西里的起義，耶曆紀元前七十三年至七十一年斯巴達的起義)，在自己的次序中，也漸漸地更加動搖了奴隸所有者的經濟制度。然而，最初幾次推翻奴隸所有者制度的企圖，却都被壓潰了，奴隸被擊破了。奴隸反對奴隸所有者的繼續前進的運動，漸漸地更加獲得了小生產者廣大階層的支持，這些小生產者是親身遭受了奴隸所有者制度壓迫的。末了，得到了城市和鄉村中的窮人支持的奴隸的起義，同時和日耳曼族(野蠻人)的侵入結合起來了，內部四分五裂的羅馬帝國也就衰亡了。「奴隸的革命，肅清了奴隸所有者，並取消了奴隸所有者對勞動者的榨取形態。」(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版，五二七頁。) 奴隸本身不是新的、更高的生產方式的担当者，但他們的革命，却對於社會發展的下一階段——封建制度——掃出了道路。

封建制
度的階
級內容

中世紀的封建制度，實行代替了奴隸經濟。封建社會，是在地主——封建領主對於從屬他們的農奴的階級榨取上建立起來的。服役地租，賦役，是封建制度時代最早的榨取形態。在這種榨取形態下，直接生產者（農奴），一星期中有幾天，要在封建領主的田莊上，替封建領主做工。農民繳納領主的服役地租，是率直的，毫不掩蔽的榨取形態。爲着使牠成爲可能的，必須有補充的超經濟的強制。政治上的——法律上的從屬，而且後來更有農民對領主的依附，就是這種超經濟的強制。在封建制度時代，農民是不自由的，並且以土地附屬品的資格，按某種方式依附着土地。地主——領主是土地的所有者，所以也是依附着這些土地的農民的所有者。農奴所有權是封建榨取的最鮮明的表現形態。

在生產力和商品——貨幣關係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用收取一定數量的生產品來代替服役地租，對於地主成了更有利益的。這時，賦役就做現物地租所代替了。在繳納現物地租的時候，爲領主和地主的勞動，和爲自己的勞動，已經不分開了。在農民勞動的每一個小時中，同時包含了一部分爲自己的勞動（必需勞動），也包含了爲地主的剩餘勞動。在新的地租形態下，對於農民和他的家族，在必需生產品和剩餘生產品之間，留有相當的餘地。同時，在這裏，也就包含了對於個別的農民社層積蓄的若干可能性，包含了獲得更多的被他們所利用的生產手段的可能性，輪到他們也來榨取其餘的農民了。這樣創造了對於二重壓迫的條件：由地主方面來的壓迫和由新近產生的富農方面來的壓迫。

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的發展，把封建領主的大地產也抓到自己的軌道上來了。世界貿易的被

展，供給了新的商品，這種新商品惹起了新的需要。以前的自然經濟，由內部遭到了損害。貨幣地租代替現物地租，是自然經濟的這種崩潰的一定表現。封建的榨取形態，漸漸地更加自己傷害了自己。鄉村中發生了新的資本主義的榨取形態，例如富農對僱農的榨取。從別方面說來，地主也開始漸漸地由自然經濟轉上了商品經濟，轉上了爲市場的農業生產品的生產。

封建領主——地主們，創造了自己用來鎮壓農奴的國家機構——封建國家。封建領主是土地所有者，同時也是政治上的統治者、裁判者及其他等等。這種情況，約制了封建社會的一切組織都有着政治、法律、等級的階梯形態。就對農民及新產生的城市資產階級的關係說來，封建領主享有許許多多的特權。封建領主會同僧侶們，構成最高的等級。小的封建領主服從大的封建領主；最大的封建領主成了全國政權的擔當者（大公、王、皇帝。）

封建制 度的階 級鬥爭

在封建制度時代，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主要是在農奴和地主之間進行。陷於絕望的農民，常常暴動起來反對地主。但因爲農奴的基本大衆自己的生產方式是細碎的和分離的，所以，農民的起義，大多數都帶有地方的、分散的、沒有組織的性質。「農奴的革命，肅清了農奴所有者，並取消了農奴制度的榨取形態。但代替他們，牠却扶立了資本家和地主，資本主義和地主對勞動者的榨取形

態。」（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版，五二七頁。）

對於勝利的革命，農民需要那種更有組織的階級所實行的領導。在以前西方（英國、法國等等）的革命中，資產階級擔任了農民的領導者，資產階級在這下面利用了農民的革命運動，獲得

了對於封建領主的勝利，但目的不是解除農民的禱取，而不過是用別種禱取形態來代替這種禱取形態，僅在後來，當那種以共產黨爲首腦的渣底的革命階級——無產階級——走上了歷史舞台的時候，農民才初次找到了自己可信賴的領袖和指導者。

在封建社會中，在奴隸所有者社會中也一樣，階級是以等級的形態出現着（階級在法律上的形態），「……在奴隸社會中及在封建社會中，階級的差異，在居民等級的劃分中確定了，同時發生了每種階級在國家中特殊法律地位的規定。因此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各種階級，……也就是特殊的等級。和這相反，在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的社會中，全體公民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取消了等級的劃分（就最低限度說來是在原則上取消了等級的劃分），因此階級不再是等級了。」（『列寧全集』，第五卷，九二頁。）

四 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階級。他們在封建制度的內部早就發生了。手工業生產和商業的成長，創造了出現僱傭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最初的地盤。『以前的封建的或行會的工業生產方式，更加不能滿足隨同新市場而加大的需要了。手工工場代替了行會制度。行會的手藝店主，被中等工業階層所排斥了；各種不同的行會之間的分工，在個別作坊內部的分工面前被消

資本主義
社會的
階級內容

滅了。但市場仍時時在加大起來，時時擴大了需要。手工工場的生產也成了不夠的。這時蒸汽和機器把工業生產革命了。現代的大規模的工業代替了手工工場的生產，百萬富翁——工業家，全體產業軍隊的指揮者——現代的資產階級，代替了中等的工業階層。」（「馬——恩選集」，第一卷，一五三頁。）

在封建制度的內部，奠定了新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基礎的資產階級，努力獲取和自己的經濟實力相適應的政治權力。憑藉人民大眾的運動，資產階級推翻了封建領主的統治，奪取了政權，並利用這種政權來鞏固並發展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資產階級的思想代表者，把資產階級的革命描寫成了爭取一般的自由、平等、博愛的鬥爭。實際上，資產階級不過爭取了自己所有的自由，不過爭取了擄取僱傭工人的自由。

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

在資產階級的社會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空前尖銳並深入地展開了。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生產的社會性與私有資本主義的剝奪之間的矛盾，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的基礎。

隨同工業的成長和集中，無產階級的力量和勢力也加大了。成千的工人集合在一個企業——集體勞動的學校——中，猛烈的擄取和鬥爭，造成了工人的階級團結，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過程中，創造了工人階級的政黨，這種政黨憑藉革命的理论，在無產階級中培養了階級的自覺，並指導無產階級進行了反對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制度的鬥爭，爭取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鬥爭。共產黨——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就是這樣的無產

階級的革命黨。

除資本家和工人——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階級——以外，還存在着不是主要的階級：地主、城市小資產階級、農民。

資產階級與封建地主

在資產階級革命的過程中，資產階級無論什麼時候都沒有決定徹底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因此，在資本主義各國，直到現在，依然存在着大地主階級。因爲在資本主義時代大地主仍然是一種階級，所以他們也就保留有他們特殊的階級利益，這種利益是和工業資產階級及商業資產階級的利益稍有區別的。工廠主不得不把一部分剩餘價值，以地租的形式，送給土地所有者。在這種基礎上，發生了他們之間的局部的矛盾，各種權取者階級的存在，就是這些矛盾的表現。然而，歷史指出了，工廠主和地主之間的一切分歧，只要無產階級走上了鬥爭舞台，這些分歧馬上就無形消滅了。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西歐的革命指出了這一點。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在俄國更異常明白地暴露了這一點。

資本主義越繼續向前發展，大地主和資本家的結合就更有力量地進行了。地主們漸漸地失去了特殊階級的意義，變成了資產階級中的一個支隊。

城市及鄉
村的小資
產階級

在資本主義時代，還有許多小資產階級（農民、家內工業者、手工業者），資本主義的競爭，把沉重的壓迫加到了他們身上，在他們裏面惹起了政治的和經濟的分化。例如在鄉村中形成了兩種：一方面是貧農和僱農，別方面是富農、小商人和高利貸者。

中農佔着農村資產階級和農村無產階級之間的中間地位。他不擄取別人的勞動，經營着一部分的自然經濟，而就大部分說來却是經營着單純的商品經濟，把自己勞動的生產品的若干部分，拿到市場上去出賣。依照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發展的程度，中農「被沖刷掉了」，漸漸地更加分化了。一頭分化出來了少數上層富農，別一頭分化出來了貧農和僱農大眾。

在資本主義的影響下，城市小資產階級（手工業者，小商人等等），也遭到了分化的過程，他們大部分都破產了，加入了僱傭工人中，而不大的部分變成了資本主義的企業家。

小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中，佔着矛盾的、中間的地位。作為有產者的時候，小資產階級接近資產階級；作為勞動者的時候，他又接近無產階級。小生產者，感於自己小得的地區所有者的幻覺，企圖保全自己個人的農場。爲着這事，他忍受了異常長的工作日，也忍受了飢餓，也忍受了物質上的窮困。但資本主義却是冷酷無情的，牠取消了他以個人勞動爲基礎的私有財產。

資本主義國家，利用捐稅等等，加強了對小生產者的壓迫，加快了他們的滅亡，因此，小生產者也不滿意資本主義的制度，並且也好像希望變更這種制度。但在這下面，他努力這樣來變更現在的關係，是要保全自己是小商品生產者。小資產階級努力阻止歷史的運動，並幻想恢復舊

的、前資本主義的關係。他們關於變更現存制度的幻想，是空想的和反動的。

小資產階級對資本主義的不滿，無論什麼時候都沒有具備徹底革命的性質，並且不去反對資本主義生存方式的根本基礎。馬克思和恩格斯寫道：「中等階層、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他們大家，為着挽救自己的生存——作為中等階層——的滅亡，都對資產階級戰鬥了。所以，他們不是革命家，而是保守主義者。他們甚至是反動主義者，他們努力把歷史的車輪拉向後轉。如果他們也是革命家，那末，不過因為他們快要轉入無產階級的隊伍中，因為他們不是保衛自己現在的利益，而是保衛自己未來的利益，因為他們拋棄了自己固有的觀點，而站在無產階級的觀點上。」（「馬——恩選集」，第一卷，一六一頁。）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環境中，小資產階級反資本主義的情緒，被法西斯主義反宣傳地利用於自己的目的。資本主義各國的一部分小資產階級，轉到了法西斯主義方面。只要金融資本的榨取和壓迫的繼續加強，一切階級矛盾的尖銳化，無產階級反法西斯主義鬥爭的開展，就會加深小資產階級隊伍中的分化。小資產階級中的勞動者大眾，就轉到工人階級的領導下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這是小資產階級真正解除資本壓迫的唯一道路。

知識階層

除去無產階級、城市和鄉村的資產階級，大地主的殘餘、農民和家內工業者以外，我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還發現有特別一羣智力勞動的人們——知識者羣。資本主義特別有力地發展了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對立。創造了專門或近於專門從事智力勞動的一羣特別的人。知識者羣不是特殊的獨立階級。某一羣

知識分子們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們對某個階級的隸屬性，是被他們的政治見解、傾向、對社會生活和鬥爭的參加所決定。

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知識者羣的代表們，不只一次企圖把知識者羣描寫做超階級的社會團體，因此，好像只有他們才有資格擔任階級鬥爭中的「公正裁判者」。在這種斷定中，俄國的著作家，藉口俄國的知識者羣是由改革以前的俄國各種階層出身的，也就好像是「無階級的」，站在各種階級利益以上的。爲着消散這種迷霧，「必須把我們那些「無階級的知識者羣」的思想，而且要使他們的綱領，來和俄國社會現有的各階級的立場和利益對照一下。」（「列寧全集」，第一卷，二九三頁。）那時就成了明明白白的，俄國的知識者羣，就自己的思想傾向說來，實際上沒有超出他們所服務的那個階級的利益的範圍以外。列寧指出了：「「無階級性」，絲毫沒有除去知識者羣的思想的階級起源。」（同書同頁）列寧由這一點出發，把知識者羣都分成了資產階級的知識者羣、小資產階級的知識者羣、革命的——社會主義的知識者羣（無產階級的知識者羣）。

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會產生階級落伍的分子，所謂的流氓無產階級（乞丐、罪犯、盜賊、賣淫婦等）。

五 無產階級的鬥爭

鬥爭的基
本形態。
經濟鬥爭

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的毫無妥協性，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牠們之間的階級鬥爭。工人階級，在沒有推翻褻取者的時候，在沒有揭露共產主義的新原則來改造全社會的時候，就不應由褻取及其他壓迫形態下解放出來。

工人階級，不是一下就站在全體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的道路上。在自己發展的最初階段上，無產階級不理解全體階級的任務及革命——政治鬥爭手段的必要性。他還不過是當作「自在階級」存在着，而不是當作「自爲階級」存在着。「反對直接褻取他們的個別資本家的鬥爭，起初是由個別的工人們來進行，以後是由一個工廠的工人們來進行，更後是由同一個地方的同一個勞動部門的工人們來進行。他們不僅對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進行了鬥爭，而且對生產工具本身進行了鬥爭；他們消滅了競爭的外國商品，他們打碎了機器，他們焚燒了工廠，他們企圖用暴力來重新恢復消逝了的中世紀的工人的地位。在這個階段上，工人成爲全國分散的，因競爭而四分五裂的羣衆。……但跟着工業的發展，無產階級不僅人數增加了，他聚成了很大的羣衆，他的勢力加大了，並且他更加感覺出來了自己的這種力量。無產階級的利害關係、生活狀況，依照機器更加拭除了勞動條件中的差異的程度、及幾乎處處都把工資降到了極低下的水準的程度，漸漸地更加整齊劃一了，……極迅速地發展了的機器不斷的改良，把無產階級的生活狀況造成了更加沒有保障的：個別的工人和個別的資本家之間的衝突，漸漸地更加採取了兩個階級之間的衝突的性質。」（「馬——恩選集」，第一卷，一五九——一六〇頁。）

起初，工人反對資本家的鬥爭，主要是帶着經濟鬥爭的性質，是爭取改善他們在資本主義企

業中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然而這種鬥爭還不是階級鬥爭，因為牠不是傾向反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



列寧寫道：「工人的鬥爭，僅在這時候才成了階級鬥爭：要各國全體工人階級的一切前進代表們，都認識了自己是統一的工人階級，並開始不是對個別的主人進行鬥爭，而是對全體資本家階級進行鬥爭，並且是對擁護這個階級的政府進行鬥爭。……「種種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馬克思的這句名言，放在這樣的意義中來理解似乎是不正確的：工人和主人的種種鬥爭，時時都是政治鬥爭。這句話應當這樣來理解：工人和資本家的鬥爭，依照牠成爲階級鬥爭的那種程度，必然會成爲政治鬥爭。」（『列寧全集』，第二卷，四九五——四九六頁。）

創造工人階級的政黨，是把無產階級的鬥爭作成真正階級政治鬥爭的一個最重要的條件。「爲着這事，正是要使一定階級的大衆能够學會理解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狀況，學會進行自己的政策；爲着這事，階級前進分子的組織正是必要的。」（『列寧全集』，第十六卷，六三五頁。）

沒有領導大多數無產階級及牠的同盟者的統一的工人大衆的政黨，是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敗的一項最主要的原因。從別方面來說，一九一七年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是布爾塞維克黨，根據一切國際工人運動，一九〇五年革命，日常反對資產階級及專制制度的鬥爭的經驗，組織和革命教育俄國無產階級的不倦地有系統的工作所準備起來的。

理論
鬥爭

要把社會主義的意識帶入工人運動中，要把自發的運動提高到自覺的政治鬥爭的水準上的時候，黨是倚靠着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前進的革命理論。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能有無產階級自覺的階級鬥爭。喪失了革命意識和前途的工人運動，帶着自發的性質，就會成爲資產階級政客們的俘虜。列寧在和「經濟主義者」的鬥爭中，不只一次指出了：在工人運動中，對自發性的屈服及把自覺性的作用降低，這就是說，加強了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對工人的影響，及使工人運動服從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無產階級理論的，意識形態的鬥爭，是和政治鬥爭及經濟鬥爭平行的一項基本的階級鬥爭形態。

三種鬥爭
形態的
統一性

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三種基本形態——經濟的、政治的、理論的——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整體。政治鬥爭，是牠們中間最高的鬥爭形態。經濟的和理論的鬥爭，應當服從政治的鬥爭，應當服從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爭取無產階級主要的和根本的利益、爭取消滅資本主義和權取以及階級一般、爭取無階級共產主義社會的鬥爭。

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有着國際的性質。牠在世界各國對資本主義進行鬥爭，對各種權取進行鬥爭。無產階級，把一切民族和國家的工人們的組織、團結、一致的力量，來對抗權取者階級的統一的力量。在他的旗幟上寫着這樣的標語：「一切國家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一八六四年創立國際工人聯合會——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領導的第一國際，是無產階級的這種團結的表現。

列寧和斯大林繼續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事業，他們是第三國際的創立者和領導者。

帝國主義
時代無
階級鬥
爭的門

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發展和尖銳化，是和資本主義一切矛盾的發展處在最密切的聯繫中。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達到了極端的尖銳。

如果帝國主義以前的時期是工人階級準備革命的時期，那末，在帝國主義時代，就進到了直接攻擊資本主義的時期，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開始的時候，列寧提出了這樣的口號：「把帝國主義的戰爭變成內戰」，並且作成了一個單獨獲得社會主義勝利的理論。一九一七年俄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地球六分之一一部分上無產階級專政的創立，揭開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把世界分成了兩個陣營：社會主義世界和資本主義世界。帝國主義戰爭，早就預定了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開端。戰後的時期，直接在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下，廣泛地展開了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並且在個別的國家中採取了公開的內戰的形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奧國和德國的革命，一九一九年三月匈牙利的無產階級革命，一九一九年四月巴伐利亞的蘇維埃政權，一九二〇年九月意大利的工人佔領工廠，以及其他等等。這些革命，不是以無產階級的勝利而結束，牠們被資產階級在第二國際政黨的協助下鎮壓下去了。然而無產階級時時繼續了鬥爭，同時組織了許許多多的罷工（例如一九二六年英國的總罷工），起義（一九二七年維也納工人的起義及其他等等）。中國的革命，動搖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的基礎。

法西主義與機會主義

面對着日益加大的工人革命運動，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在許多國家中取消了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並轉到了資產階級統治的別種形態——法西主義，這是金融資本最反動的、最排外的、最帝國主義的分子公開的恐怖獨裁，法西主義，一九一九年在匈牙利獲得了政權，一九二二年在意大利獲得了政權，一九二三年在保加利亞獲得了政權，一九二六年在波蘭獲得了政權，一九三三年在德國

獲得了政權，以及其他等等。法西主義的勝利和猛進，不是說明資本主義的力量，而是說明資本主義的衰弱。這是「資產階級已經沒有力量用議會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老方法來統治的標誌。」（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版，五四五頁。）由第二國際的領袖中出身的工人階級的叛徒的機會主義政策，替法西主義掃清了道路。

機會主義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資產階級影響無產階級一定級層的結果。「勞動貴族階級」是機會主義主要的社會基礎。帝國主義創造了機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榨取和搶劫殖民地而來的巨額利潤和額外利潤，給了資產階級這種可能性：使用更高的酬報，許給好的位置、直接賄賂等等的方法，來收買工人的上層分子。這樣創造了工人階級中的機會主義的上層分子，他們跑到了資產階級的身邊，出賣了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

法西主義者在德國得到了政權，使社會民主黨的和資產階級合作的政策破產了。這種結論，對於無產階級最落後的階層，也成了明明白白的。第三國際第七次大會，竭力指出了工人階級極廣大的羣衆中傾向共產主義的根據。在第三國際及他的支部——各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展開了並鞏固了無產階級的統一陣線，而在無產階級統一陣線的基礎上，更展開了並鞏固了反法西主

義的廣大的人民陣線。

克服了己隊伍的分裂，克服了社會民主黨的領袖所採取的妥協主義的政策，把經濟的及政治的鬥爭，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和爭取勞動者大眾日常利益的鬥爭巧妙的配合起來，無產階級在第三國際的領導下，準備着就要來到的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決鬥。

工人階級
的政黨及
其他組織

在階級鬥爭中，政黨是階級利益的代言人，也是牠們的領導者。僅在有了革命黨的時候，無產階級才能提高到真正階級鬥爭的階段上，否定無產階級鬥爭中革命政黨和黨派性的必要性，這就是把牠的力量解除武裝，編遣和分散。

黨是爭取解放的無產階級唯一的政治領袖和理論指導者。黨是和小組織及反黨集團的存在不共戴天的意志的統一。黨因冷酷無情的剷除敵人的代理局的機會主義分子而鞏固了。黨在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表現了並保衛了無產階級的基本利益，並使局部任務的解決服從整個階級基本任務的解決。黨指導了工人運動，對工人運動指示了革命的途徑，用理論、知識和提綱武裝了工人運動，把民衆自發的運動提高到了階級自覺的水準上。

和黨同時，更發生了並存了工人階級的其他組織。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時候，創立了職工會、青年團、合作社和工廠組織、議會黨團、文化——教育團體，以及其他等等。爲着和那些作爲由黨到無產階級羣衆及牠的預備隊的聯繫的傳動帶，牠們對無產階級都是必要的。黨方面所給的統一的領導，是不使這些組織關閉在自己窄狹的範圍中，要把牠們的具體任務和整個工人階級的主要政治任務聯繫起來，和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聯繫起來。

鬥爭的
戰略
和策略

列寧取出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戰略和策略的基礎，把牠們發展成了「無產階級革命鬥爭」（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五一頁）的完整的科學，發展成了獲取並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科學。斯大林繼續研究了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戰略和策略，他寫過：「戰略，是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階段的基礎上主要突擊方向的規定，適合革命勢力配置（主要的預備隊和次要的預備隊）的計劃的作成，爭取在這個革命階段的全部期間這種計劃實行的鬥爭」（同書同頁）。「戰略要關涉到革命的主力 and 牠的預備隊」（同書五二頁）在革命發展一定階段的期間，戰略，根本上是保留不變的，每個階段所特有的戰略計劃，都適合每個階段。這個革命階段任務的解決，提出了新的任務，所以也就要適合這個新階段及牠的任務的新戰略計劃。

斯大林指示了：「戰略，是無產階級在運動的上潮和退潮、革命的高漲和低落的比較短的時期的行動路線的規定，……」（同書，五二——五三頁。）策略服從戰略的計劃，並服務執行這種計劃的任務。

列寧和斯大林的學說，奠定了第三國際一切戰略和策略的基礎。牠們透入了第三國際第七次大會的這種決議案中：無產階級統一陣線的必要性，及在牠的基礎上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的人民陣線的必要性。大會警告各國的黨都必須熟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理論和策略，並且要知道處於階級鬥爭的行程和各國的具體條件，圓熟地應用這種策略；要知道依於實際情況，準備極快地改變鬥爭的形態和口號。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黨才能把勞動者大眾結成統一戰線，並推上和法西斯主義的鬥爭、和資本主義的鬥爭，保障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

六 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階級

由無產階級專政
轉上無
階級社會

一種社會被別種社會所更替——奴隸制度被封建制度所更替，封建制度被資本主義所更替，——是被人類社會生產力的進步發展所約制着的。每種新的社會——經濟機構，比先行的社會——經濟機構，是前進的一步，是生產和交換發展中的新的更高的階段，是牠們的新形態，這種新形態保障了社會有更多的生產品和財富。但如果社會和階級的更替是生產力進步的發展所惹起的，那末，從別方面說來，階級社會存在本身，就是這些力量不充分發展的產物。恩格斯寫道：「……如果階級的劃分也有一定的歷史的理由，那末，不過對於一定的時期及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下，才有這種階級劃分。牠們根源是在於生產的薄弱，並且將來會被現代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所掃除。」（恩格斯：「反杜林論」，見「馬——恩全集」，第十四卷，二八五頁。）

帝國主義時代，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的社會化，生產的集中，工人階級的組織性和政治覺悟性，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階級鬥爭的尖銳，達到了這樣的水準：使轉到無產階級的社會不僅成了可能的，而且成了不可避免的。資本家成了完全的寄生蟲，資產階級的關係成了社會生產發展的束縛。資本主義制度應當被消滅，牠被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消滅了。

十月革命
命與階級
消滅

俄國一九一七年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這次革命是布爾塞維克黨在列寧和斯大林的領導下所組織的），揭開了新的時代——國產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牠達到了推翻資本主義，創造無產階級專政，消滅階級並建設無階級社會主義社會。

階級不能跟着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就一下被消滅。牠們的基礎，深深地植根在社會的經濟制度中，各種經濟構造的存在中，生產手段上的私有財產中。爲着消滅階級，應當肅清產生牠們的根源，創造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並把這種生產方式變成唯一的生產方式。

工人階級，在自己專政的時期，代替資本主義的和小商品的生產，創造了更高的——社會主義的生產，更高的勞動組織，牠們是以勞動者們的自覺的紀律做基礎的。社會主義在蘇聯澈底勝利了。「因爲牠比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能夠提供更高的勞動範圍，更高的勞動生產性。因爲牠比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能夠對社會提供更多的生產品，把社會造成更加富有的。」（斯大林：「在蘇聯第一次史達哈諾夫運動者會議上的演說」，七頁）牠會在全世界戰勝資本主義制度。

十月革命
後的階級
內容及相
互關係

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階級不會自動消滅。消滅階級和建設新的無階級的社會，是工人階級長期和持久鬥爭的事情，這是工人階級專政整個時代的內容。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開初，有五種經濟構造：家長制的或自然經濟、小商品經濟、私人經營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這些經濟構造適合，有着下述的各種階級：小資產階級（尤其要說到農民）、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

們裏面的主要階級是無產階級和農民。

在無產階級專政發展和鞏固的過程中，變更了各階級間的互相關係。階級鬥爭的條件和形態，每個階級各別的狀況。工人階級，推翻了資產階級並創造了無產階級專政，成了統治階級。他們鎮壓榨取者的反抗，領導農民。地主和資本家被擊碎了，但他們的殘餘，會同富農們，商人們，投機者及其他的分子，構成資本主義的階級。他們對於社會主義表現了瘋狂的反抗，採用一切可能的鬥爭形態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怠工、謀叛、恐怖行爲、暴動、內戰、危害及其他等等。勞動農民的基本大眾——中農，有着二重的立場：從一方面說來，這是勞動者，他的根本利害關係是和無產階級的利害關係一致的。但從別方面說來，這是有產者，「他的農場是以私有財產爲基礎的，是小商品生產。」（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版，二五八頁。）作爲有產者，他接近富農。

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關係、聯共（布）關於農民問題的戰略口號，是依於革命的各階段而變更的。

「例如，在我們革命的第一階段的主要口號，是「會同全體農民，在資產階級中立下，反對沙皇和地主，爭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版，一五一——一五二頁。）因爲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徹底進行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牠得到了勞動農民基本大眾的同情。從一九一七年九月起，軍隊中的絕大部分的中農們，就已經認識了：工人階級是有才能對農民給與和平及土地的唯一力量。但只有貧農，才是無產階級在爭取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中的確實可靠的同盟者。因此，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中，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口號是：

「會同貧農，在中農的中立下，反對城市和鄉村中的資本主義，爭取無產階級的政權。」（同書同頁）在內戰的行程中，在反對那些企圖恢復資產階級——地主制度的干涉者和自衛軍的鬥爭中，發展了並鞏固了在反對富農的鬥爭中，以貧農為支柱的工人和中農的同盟。一九一九年三月間，在第八次黨大會上，這種在反對富農毫不留情的鬥爭中，及以貧農為支柱的工人階級和中農同盟的口號，作為無產階級關於農民的一切政策的基礎而通過了。這種同盟，是在工人和農民根本利害關係的共同性的基礎上創造起來的。消滅階級和建設社會主義，是這種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同盟的主要任務。列寧認為：「擁護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同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高原則，因為只有在牠的基礎上，工人階級才能使農民和資產階級澈底分離開來，才能把農民引上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才能保持領導地位和國家政權。」（『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四六〇頁。）

把地主的和富農的土地分給農民，用機器、種子、放款等等來幫助農民（這把千百萬貧農提高到了中農的水準），反對富農的鬥爭，合作社的發展，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的經驗對於社會主義大農場的優點的指示，——無產階級的這一切方略把農民引上了社會主義農業發展的道路。

列寧——斯大林對於無產階級和農民的相互關係的理解，被反革命的托羅茨基派和右派機會主義者企圖歪曲。托羅茨基派否定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同盟及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右派機會主義者否定經過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展開來消滅階級的道路，他們主張由資本家長成社會主義的那種富農的理論。聯共（布）在斯大林的領導下，粉碎了反革命的托羅茨基主義，也粉碎了



工人階級獲得了政權，利用經濟的最高統制權和自己的政權，來爭取國家的工業化和農業的集體化，爭取社會主義的勝利。階級鬥爭沒有停止，牠不過採取了別種形態。

列寧指出了，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有着五種基本形態：（一）鎮壓那些企圖恢復資本主義制度的榨取者的反抗。這種反抗，以者和外國干涉者，在蘇維埃政權存在的初年間，糾纏着蘇聯勞動者的內戰。（二）小資產階級的「中立」，尤其要說到農民的「中立」。這種中立，「是用經驗的教訓，說服，例證，用暴力來切斷偏向等等所聚成的。」這是無產階級方面「對全體勞動者有系統的指導的影響……。」（三）「列寧文集」，第三卷，四九四——四九五頁。）農民的這種「中立」，後來更匯成了以貧農做支柱及和富農的鬥爭中的工人和中農的鞏固同盟，在這種同盟中有着無產階級的領導。（四）利用資產階級的知識和技術經驗來管理經濟、軍事等等，利用資產階級的專家來做工作。無產階級做到了這事：全體忠厚的專家們，都誠實實地在工作，參加社會主義的建設。（五）養成新的紀律，對勞動和社會財產等等的社會主義的關係。

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提供了各種各樣的階級鬥爭形態。無產階級專政解決二種任務，順次地又立起了新的任務，變更了階級勢力的比率，又同時提出了新的鬥爭形態。

五年計劃
引來了
階級狀況
的變更

第一屆五年計劃引來了階級狀況的重大變更，在這時候，聯共（布）在斯大林的指導下，粉碎了反革命的托羅茨基主義、右派和「左派」機會主義，組織了全線展開了的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分子的進攻。完全肅清了失業。在工人階級大衆中，發生了對勞動關係的根本轉變。勞動變成了「光榮的事業、名譽的事業、英勇的事業。」（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三九三頁。）社會主義的形態。

成了全國國民經濟中支配的形態。無產階級完成了社會主義社會基礎的建設。蘇聯變成了先進的工業國家。擊碎了最後的榨取者階級——富農階級。「誰戰勝誰」的問題，澈底並不可挽回地利於社會主義解決了。然而這却不是說停止了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巨大的歷史意義的成功，在被擊碎的資本主義階級最後的殘餘分子那裏，惹起了獸性的憤惡和絕望的惡意。他們混入了我們的企業、運輸機關、蘇維埃農場及集體農場中，是爲着在蘇維埃企業的內部來反抗社會主義，盜竊社會主義的財產。

和無產階級結成了同盟並接受無產階級領導的勞動農民，和資本主義澈底斷絕了關係，加入了集體農場，積極參加了把富農當作階級的肅清。黨在斯大林的領導下，根據工業化和列寧的合作社計劃，解決了無產階級革命最大的困難——組織千百萬單個的農民大衆轉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在鄉村中，集體農場制度勝利了，這種集體農場是以生產手段的社會化及集體勞動爲基礎的，是用最新的技术裝備了的。蘇維埃政權，不僅在工業中取得了統一的社會主義的基礎，而且在農業中也取得了這種基礎。個人的農場被排斥到了次要的地位。集體農場的農民，變成了無產階級的鞏固支柱。全面集體化及把富農當作階級肅清，斬斷了鄉村中種種榨取和貧窮的根源。在組

織——經濟上和政治上鞏固集體農場的事件中，在集體農場布爾塞維克化的事件中所達到的成功，開闢了使農民走到富裕和文明生活去的廣大道路。勞動者農民大多數都成了集體農場員，確信地沿着社會主義的道路前進。集體農場員不是特殊的新階級，這是這樣的農民：他們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在集體農場中改造成了無階級社會的工作者。

第二屆五年計劃保障社會主義的成功

第二屆五年計劃和任務的成功執行，保障着社會主義在蘇聯徹底並且不可挽回地勝利了。社會主義的經濟，無論在城市或鄉村中，都成了完全的支配者。蘇聯的工人階級和勞動者，在列寧——斯大林黨的領導下，創造了新的更高的社會組織，「建設了社會主義社會。」（斯大林：「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和萬華爾德的談話」，十三頁。）蘇聯各民族的工人、農民和知識者羣的社會主義的勞動，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這就是說：蘇聯已經肅清了一切榨取者階級。農民幾乎每個人都成了社會主義部門的工作者。在蘇聯，工人和農民之間的根本差異已經沒有了，他們之間的階級界限在拭除着，雖然還保存着階級差異的殘餘。在蘇聯，「沒有了互相對立的資本家階級和被資本家榨取的工人階級。我們的社會，專門是由城市和鄉村的自由勞動者——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所構成。」（同書）各社層中每個人生活的改善、文化——技術水準的提高、需要的滿足和發展，是和社會主義的發展，和社會主義勞動生產性的增大，和社會主義文化的提高聯繫着的。

社會主義
社會中各
種社會的
相互關係

但這些社會主義社會的社層，他們不過剛剛由階級社會的內部走出來。因此，在一定的時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他們之間的某些差異，但不是根本的差異。蘇聯各社層之間的這種差異，要用他們接近和加入社會主義建設的過去歷史的、不同的途徑來說明。

工人在徹底——社會主義類型的企業中做工，這種企業是國有的，全體人民的財產。他們的勞動的全部生產品，都加入全體人民的基金中，由國家去分配。他們依於所支出的勞動的質和量來領取工資。工人階級實現自己的專政，指導勞動者農民，領導爭取消滅階級的鬥爭。這是全體勞動者大眾的前衛，這是在階級鬥爭中久經鍛鍊的、最有經驗的、政治上最有教養的、最有紀律的階級，這種階級是列寧——斯大林的黨所創造的。工人是社會主義競賽，史達哈諾夫運動的先鋒。在階級鬥爭及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無產階級也自己再教育了自己。在社會主義的整個時期，直到完全克服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性的時候，當工人還沒有把其他的社層——尤其要說到農民——的政治自覺性，革命積極性、文化等等引到自己所提高的水準的時候，工人仍保留着對其他社層的前衛的地位。

農民，除極少數單獨經營農場的個人外，都在集體農場中做工，他們是使用着社會化的生產工具，這些工具是合作社——集體農場的社會主義的財產形態。集體農場員通過機器——曳引機供應站，也利用國有的生產手段，而且這種生產手段，在集體農場生產中所佔的份額，一年比一年增加了。然而集體農場的財產——自動機器廠、集體農場的家畜羣、經濟的和文化的建築物及其他——也增加了。集體農場的一切生產品，扣除全國的需要，種子的和保險的基金的部分以

外，其餘的部分拿在集體農場員之間按勞動來分配。但這是集體農場收入的社會主義的分配形態，因為牠是以每個集體農場員的勞動的質和量做基礎。牠消除了一羣集體農場員剽竊別羣集體農場員的勞動或生產品的可能性。牠消除了任何一種的榨取形態。這種分配形態，是被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集體農場中的社會主義的關係所決定。

在工人和集體農場員的勞動的性質中，也暫時還有差異：農業勞動還沒有完全變成工業勞動的變種。意識、文化、勞動紀律的水準中的差異也還沒有消滅。在集體農場員的落後的層級那裏，還沒有根絕某些小有產者的傾向和習慣，對社會主義財產關係的資本主義的殘餘，還有貪慾和投機、破壞勞動紀律的企圖，把集體農場員所有的個人經濟和社會經濟對立及其他企圖。但工人和農民之間已經沒有了根本的社會差異，農民加入了統一的社會主義的家庭中，根據斯大林的集體農場章程，和工人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創造自己集體農場富裕的文明生活。

蘇聯的知識者羣，這是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參加者。新技術的名匠——工程——技術工作人員、國民經濟各種部門的指揮者、國家和社會機關的工作人員，——和工人及農民共同進行了爭取社會主義、爭取提高勞動生產性、提高城市和鄉村的勞動者的文化——技術水準、爭取訓練幹部等等的鬥爭。大多數知識分子，這已經是由工人和農民的隊伍中出身者。史達哈諾夫運動，已經奠定了男工和女工這種文化——技術提高的最初的核心，他們使自己的水準和工程——技術工作人員的水準相等了。

肅清階級與斯大林憲法

蘇聯肅清權取者階級，提供了變更選舉制度的可能性。根據「斯大林憲法」，每個公民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僅和他們人種的和民族的屬性、信仰、教育及居住資格沒有關係，而且和他們的社會出身、財產狀況、過去的行爲也沒有關係。肅清權取者階級，引來了取消那種在入學及參加青年團等等的時候關於社會出身的限制。在蘇聯，肅清階級的任務，已經根本解決了。然而，「這却不是說：在我們這裏根絕了那種因自己的階級天性而敵視我們的分子。他們還有不少。他們並且利用革命警戒性極小的弛弱，而來損害我們並妨礙我們前進。」（莫洛托夫：「計劃和我們的任務」，二三頁。）他們看到完全預定了的命運和自己不可避免的滅亡，也就抓起了反革命恐怖的血的武器。他們對史達哈諾夫運動怠工，企圖延長小資產階級的習慣；在落後的集體農場員那裏，在一部分國家機關的職員那裏，有時甚至在工人中間，都有這種小資產階級的習慣。這在貪慾、投機、破壞勞動紀律等等的事件中表現出來了。

只有在那種藉全體勞動者的努力、應用和內敵或外敵繼續進行階級鬥爭的方法而實行的社會主義繼續向前進攻的基礎上，才能把社會主義社會引到徹底完成。爲着這事，必須繼續鞏固社會主義的國家、蘇聯社會主義人民的革命警戒性，把他們更加團結在列寧——斯大林黨的周圍。

蘇聯的工人和全體勞動者，肅清一切權取者階級及產生階級敵對主義的根源的同時，鎮壓着敵意分子種種的反抗，鞏固着社會主義社會的防衛，爲完全消滅階級差異的一切殘餘，資本主義在經濟和人們意識中的殘餘而進行着鬥爭，爲把全體勞動者變成無產階級社會積極的和自覺的工人而進行着鬥爭，爲繼續提高勞動生產性、使社會主義的生產品豐富、把工農的文化——技術

水準提高到工程——技術工作人員的水準而進行着鬥爭。這個鬥爭階段，就是說實現着列寧的這種指示：「……消滅工人和農民之間的差異，把大家作成工作者」。（「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五一—頁。）「……消滅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差異，也消滅體力勞動的人們和智力勞動的人們之間的差異。」（「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三三七頁。）無階級社會的工作者，爲鞏固社會主義，爲創造由社會主義轉上完全的共產主義的前提及把牠實現而進行的一切鬥爭的領導力量和指导力量，現在和將來，也和過去一樣，這是布爾塞維克黨。

七 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

一切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的階級理論的特徵是這樣的：牠們都拋棄或迴避階級矛盾的不容妥協性，並且不把階級鬥爭引到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引到消滅階級。

分配的階級理論

照分配的理論看來，屬於某種階級是被收入的多少所決定。以這種觀點看來，例如不能規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對立。如果關於階級不過是根據收入的多少來判斷，而不是根據他們對生產和榨取手段的關係來判斷，那麼就不得不把小資本家，富農和高等熟練的工人歸入一個「階級」。除此以外，根據「收入」的多少，在無產階級中，就能夠列舉出來好些「階級」。這種理論對於無產階級的政治上的毒害，在於牠蒙蔽階級的

敵對主義，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榨取，以及企圖分裂工人階級的統一。

考茨基的理論，是分配論的變種，考茨基在各種不同的收入來源中，看出了社會分成階級的基礎。這種理論，在規定某個社會集團的階級屬性的時候，引到了完全不正確的結論。例如工人不得不和大多數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結合在一個階級中，因為他們都是藉工資生活。然而，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中，工人和資產階級的「技術的」知識者羣，却佔着完全不同的地位，並且在勞動組織中，在剩餘價值的生產過程中執行着不同的作用：工人直接被榨取剩餘價值，而資產階級的知識者羣，却常常執行着資本家代理人的機能，幫助資本家實行榨取工人，因此資本家把工人所生產的一部分剩餘價值讓給他們。

這種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不過把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引到了機會主義的、改良主義的理論。因為這種理論的擁護者，不是在生產領域中而是在收入分配的範圍內，來發見社會分成階級的根源，所以，以他們的觀點看來，不應當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進行鬥爭，而不過是爭取收入的再分配，不過是爭取收入分配的多少。反馬克思主義的分配的階級理論，被考茨基用做反革命的階級「妥協」的政策，即是叫無產階級的利益服從資產階級的利益的政策的根據。

技術——
組織的
階級理論

這種理論的擁護者，由人們在生產中的技術作用和配置，而引申出來了社會在階級上的分解。波格達諾夫的理論，是最典型的技術——組織的階級理論。照波格達諾夫看來，勞動分成組織者的勞動和執行者的勞動，是社會分成階級的基礎和原因。這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起源的理論。在一切生存手段上的集體社會所有權的條件中，勞動的組織者不能變成所有者，執行者也不能變成生產手段喪失者。例如在原始公社中就是這樣的。現今在蘇聯社會主義的企業中也有着同樣的情形。生產手段上的私有權，這就是生長財產不平等、一夥人的經濟從屬和別夥人的經濟統治的基礎，是階級存在的基礎。

管理企業，成了生產手段所有者——例如資本家——的事情。照波格達諾夫看來，恰恰和這相反，好像資本家對於工廠的所有權，是他們在生產中的領導作用的結果。實際上，「資本家，不因爲他管理工業企業，才是資本家，反過來說，因爲他是資本家，他才成了工業的領導者。」（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二四九頁。）波格達諾夫把階級分成組織者的階級和執行者的階級，蒙蔽了對無產階級及勞動者大眾的榨取，蒙蔽了這種榨取的根源和基礎。

布哈林對階級的理解，近於技術——組織的階級理論。布哈林指出了：「在社會階級下，當然這是那些在生產中起着類似的作用的、在生產過程中站在對其他的人們一律的關係中的人們的總合，而且這些關係，也在物體中表現出來了。」（布哈林：「歷史唯物論的理論」，第五十一節。）布哈林提出生產過程中的類似的作用，作爲階級主要的和基礎的標誌的屬性。但這時，就不得不把各種不同的，甚至敵對的階級的人們，歸納到一個階級中。例如，富農常常是和他所備

用的僱農一同工作。他們在生產的時候的技術作用，是近於一律的。然而，他們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及他們對生產手段的關係，却是直接對立的：一個是生產手段的所有者和榨取者，別一個喪失了生產手段上的所有權並且被富農所榨取。

右派機會主義在政治領域中的錯誤，是和布哈林在階級理論中的這種錯誤密切地聯繫着的。富農和平地長成社會主義的理論，聽其自然的理論，過渡時期國內各階級和平的理論等等，——這一切理論，都在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解中，有着自己的理論根源。

托羅茨基
派的
階級理論

反革命的托羅茨基主義，根本歪曲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提出了資產階級性質的永久革命論，在這裏，把勞動農民描寫成了完全反動的羣衆。托羅茨基的孟塞維克的「理論」——否定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同盟，否定一國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性等等，——是爭取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的反革命鬥爭的理論根據。

托羅茨基派——齊諾維耶夫派的集團，爭取挽回資本主義的時候，變成了資產階級反革命派的先鋒隊，和法西斯主義合流了，走上了對聯共（布）和蘇維埃政權的領袖實行恐怖手段的道路。

托羅茨基派反革命的階級「理論」，抓住了孟塞維克化的觀念論者——這是托羅茨基主義在理論戰線上的代理部和掩護。他們否定工人和農民的同盟；宣傳調和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把過渡時期描寫成了一個階級的社會，這樣看來，同時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鎮壓榨取者及肅清階級的作用；主張過渡時期無產階級國家死滅的「理論」。這些「理論」，也和理論戰

線上其他一切孟塞維克的反革命的胡說一樣，被黨在斯大林的領導下暴露了並粉碎了。

社會達爾文主義階級理論

所謂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代表們，也提出了階級理論，這種理論是公開地保衛採取者的統治。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把生物學的法則移用到人類社會上，用關於爭取生存的鬥爭中最強者的勝利的謊論掩護着，藉口人們之間「天然的」，人種的差異，他們把階級看做永久和「自然的」範疇，而不是看做歷史的範疇。統治階級，這好像是社會中的生物學上最優秀的、挑選出來的、最有天賦的人們，這是高級人種的代表，反過來說，被採取階級，這好像是天賦很壞的，完全沒有才能的人們，這是低級人種的後裔和代表，這種理論，是直接保衛採取制度，資產階級統治和階級永久性的「理論」。

法西主義的人種理論

要特別提出法西主義的「人種」理論。根據法西主義的思想代表者的聲明，社會中沒有階級；階級和階級矛盾，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鬼話」。照他們的意見看來，人類的全部歷史，不是階級鬥爭史而是人種鬥爭史。法西主義者宣佈說：不是一切人種都有一律的價值：一種人是「高級」人種，上天賦予了他們一切完全的東西，並因此預定了他們要去統治其餘的、「低級的」人種。德國法西主義者認為日爾曼族是這樣的「高級」人種，日本法西主義者認為大和族是這樣的「高級」人種。法西主義者的一切「人種」理論，都是傾向於用「唯一人種」的神秘幻想來誘引工人階級離

開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鬥爭，脅迫小資產階級離開革命，以及「建立」狂暴的民族主義、獸性的愛國主義和帝國主義者殖民的、侵略的政策。他們的一切議論，都是在於用野獸般的謙惡，來逼死革命的無產階級，來逼死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來逼死蘇聯。法國主義者在金蝨資本統治下關於「民族統一」、「唯一民族」的喧鬧，不過是一種不要臉的惡意宣傳罷了，這種宣傳當然是在於掩蔽着對無產階級和勞動者大眾的殘酷擄取，蓋藏着尖銳化了的階級矛盾。

那一種階級理論是正確的

只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才給了這種可能性：解剖擄取的正根源，找尋改造全社會，消滅種種階級的途徑和手段。誰離開這種理論，那末就不可避免地會陷落到無產階級敵人的陣營中。

我們有着歷史檢驗了的兩種階級鬥爭的理論和策略。第二國際的黨提供了一種：牠們引導無產階級，沿着以否定階級鬥爭及無產階級專政為基礎的、以和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及經過資產階級民主政治而由資本主義「長成」社會主義為基礎的、「和平」發展的道路前進。第二國際最有力量政黨的黨（德國的黨和奧國的黨）的企圖，證明了這一點：這種途徑，是背叛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背叛無產階級革命，保衛資本主義和擄取的途徑。這種階級和平的途徑與政策，解除了無產階級的武裝，養成了法西主義的暫時勝利。

布爾塞維克指示了第二種途徑。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為根據，對牠的種種歪曲及資產階級的影響進行鬥爭，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武裝了俄國的無產階級及他們領導下的農民，撲滅了世界反動的支柱——沙皇專制政體，推翻了資產階級的政權，在地球六分

之一的部分上組織了無產階級專政。現在，蘇聯消滅了資本主義階級及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之間的根本差異，建設了社會主義社會，蘇聯成了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不可攻破的堡壘和根據地。以斯大林爲首腦的第三國際領導下的國際無產階級，根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理論，沿着這一種途徑進行着鬥爭。

（選自社會科學簡明教程）

二 政 治

一 政 治



政治，是社會各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的領域；牠們是對於作爲統治階級的工
具的國家的關係；政治是階級鬥爭。關於政權的問題、關於一定的階級的統治權
問題、關於各階級爭取國家政權的鬥爭的問題，是政治的中心的、主要的問題。
關於工人階級的國家，列寧寫過：「什麼是『政治』呢？（一）是無產階級的前
衛對於牠的羣衆的關係，（二）是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關係，（三）是無產階級
（和農民）對於資產階級的關係。」（『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三三四頁。）

國政管理和國家組織、黨派鬥爭、黨對階級的領導、階級鬥爭、一個階級對別個階級的領導
（例如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無產階級國家對生產的指導（經濟政策）及其牠等等的
一切問題，都屬於政治的領域。在政治領域中，也加入了各民族和各國之間的相互關係的領域——外交
政策，這種政策是被統治階級的利益所決定的。

政治和
經濟的
相互關係

這樣看來，政治包括着全部政治制度和組織，或說包括着社會經濟制度的政治上層建築。政治是影響經濟過程的强有力的手段。例如，國家成了促進或阻礙某種經濟制度發生的一項決定的因素。恩格斯指出了：「國家政權對經濟發展的反作用，能夠有三種。牠能够在這種方向中影響着：使事業進行得更快；牠能够相反地影響着……牠在一個或長或短的期間，使事業遭到破壞；或者，牠對於經濟的發展，能够在某一方向中放清障礙，並向着別種方向推進。……但是明明白白的，在第二種和第三種的情況中，政權能够使經濟的發展遭到極大的損害，能够惹起大量的能力和物質的浪費。」（「馬——恩通信集」，三八一頁。）

階級、階級社會的形成，在殘酷的階級鬥爭的過程中完成了國家的創造，這種國家是經濟上的統治階級的政治統治工具。因此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是政治鬥爭，階級鬥爭是歷史的動力。列寧指示了：「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一二六頁。）在自己的任何表現中，政治都是經濟和社會關係的集中表現，是牠們的總括和完成。由這裏推演出來了：各階級的根本的經濟利益，只有建立了自己的專政，自己的政治統治才能完全實現。因此，如同列寧指教的，「政治對於經濟不能有優先權利。別樣來討論的話，這就是說，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ABC。」（「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一二六頁。）這特別關係到無產階級。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古典作家，不只一次竭力指出了：如果對於革命鬥爭的根本問題不首先政治地接近的話，就不能對這些問題取得解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關於政治對於經濟的優先權利的學說，在爭取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反對孟塞維克主義

的一項最有害的機會主義教條的鬥爭中，以全力優開了；孟塞維克派斷定俄國好像經濟上沒有成熟社會主義革命。列寧暴露着這種假論證的時候寫道：「如果對於創造社會主義要求一定的文化水準的話（雖然誰也不能說這種一定的「文化水準」是怎樣的），那末我們爲什麼不能這樣來開始創造社會主義哩：首先運用革命方法奪取對於這種一定水準的前提，而以後，已經是以工農政權及蘇維埃制度做基礎，向前趕上其他的民族。」（「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四〇〇頁。）

蘇聯的實
踐證明
了政治的
優先進

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大衆，在實踐上證明了：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是俄國社會主義勝利的決定力量，因爲只有牠才提供了向着社會主義推進的必要基礎。作爲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特種聯盟形態的無產階級專政，有自己的基本任務：使用鎮壓和消滅權取分子以及工人階級方面對國家領導的方法，來社會主義地改造全部社會關係，來社會主義地再教育農民大衆。

工人階級的專政及牠的政策，決定着、監督着、指導着蘇聯的發展，在改造全國經濟的事件中，在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事件中，起着決定的作用。

在黨的領導下所進行的工農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時常是科學地根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理論作成的，因此牠決定着經濟發展的傾向和速度。政治是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科學表現，牠被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所創造。牠適應着無產階級的利益，隨着這一歷史情勢的變更而變更。在黨和政府的每項決議中，都科學地證實了某種方略的必要性，提供了蘇聯發展傾

向的科學的先見。蘇聯的發展，不是自然而然地進行，而是有計劃地進行，因為經濟生活是被那種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國家的國民經濟計劃所規定和指導。

蘇聯不僅就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政治性質說來是工農社會主義國家，而且就自己的經濟基礎說來也是這樣的國家，因為社會的生產方式——社會主義的公有財產，現在是唯一的和完全統治的生產方式。

蘇維埃政權和牠的指導者——聯共（布），過去和現在都是從外國敵人方面來的，從榨取者階級和他們的代理人——極可惡的民衆的敵人托羅茨基派布哈林派等等——方面來的瘋狂攻擊的對象，這些間諜、刺客、叛徒、殺人犯，是法西主義偵探隊的僱員。反對法西主義匪黨的不容妥協的鬥爭，無情地撲滅他們秘密的反革命的巢穴，儘一切方法提高革命的警戒性，是蘇聯繼續向前的成功和勝利的最重要的條件。

蘇維埃政權、「……蘇維埃是社會主義的政治組織形態。」（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五一九頁。）是向着共產主義推進的政治基礎，是在蘇聯——處在敵視牠的資本主義包圍中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工具。

蘇維埃正是這樣的「政治形態：在牠的範圍中，應當完成無產階級的經濟解放，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三二頁。）因此儘一切方法鞏固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機關，蘇聯的政治上層建築、保衛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免除資本主義包圍，——是蘇聯向前勝利的基礎。

馬克思主義的古典作家，認為政治的存在是和階級及國家的存在聯繫着的。因為沒有階級和

國家也就不會有政治。蘇維埃國家處在資本主義的包圍中，在沒有消滅資本主義包圍的時候以前，國家和政治在共產主義下也要暫時保留着。蘇聯在肅清了敵意的、資本主義的各階級以後，保衛社會主義社會——以後是保衛共產主義社會——免除外敵的危害、組織戰勝資本主義的包圍，是國家和牠的政治的最重要的機能。

二 國 家

什 麼
是 國 家

國家是統治階級的政權組織，牠的使命是保護適合統治階級利益的經濟及其社會關係，鎮壓敵對階級的反抗。這樣看來，國家「是統治階級手中用來鎮壓自己的階級敵人的反抗的機關」（斯大林）。到現時以前，資產階級的科學中，沒有一個關於國家實質的定義得到普遍的承認及認為合於科學。有人把國家定義做因為「公共契約」的結果而發生的人們的聯合（自然法學派）；也有人把國家定義做「組織着個人的聯合，牠因為自己的權利的關係，立起了多方面促進文化和野蠻鬥爭的任務」（科列爾）；有人把國家定義做「法律關係」，「國家結合的全體參加者，由國王至最下級的臣民」，都是這種「法律關係」的主體（科爾庫諾夫）；有人把國家定義做「國族的法律人格化」（愛斯曼），以及其他。

列寧在「論國家」的講義中十分正確地說道：「幾乎找不到其他的問題，能像關於國家的問

題這樣被資產階級的科學、哲學、法律學、政治經濟學、社會評論的代表們有意地和無意地紛擾着。只有在馬克思，才提供了科學地理解國家的本性的鑰匙。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著作中，尤其是在恩格斯的著作「家族、私產及國家的起源」（一八八四年出版）中，闡明了國家的真正的本質。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因研究許多新的問題，例如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國家、作爲無產階級和農民特種聯盟形態的無產階級專政 作爲無產階級專政形態的蘇維埃國家，在列寧的著作中燦爛地集成了，發展了並提昇到了更高的階段上。他的「國家與革命」一書（一九一七年出版），創造了關於國家的科學發展中的新時代。

國家的
發生
和變化

國家不是原始的社會形態。作爲統治和強制的組織的國家，是跟着階級鬥爭的出現才產生，當時原始的社會形態——氏族公社的集團，因爲分成了有着各種利益的各種社會階級的結果，而開始崩潰着。

生產技術的改善、分工及人口的增加，引到了土地上的私有財產的確立，財產的不平等、無產階級的氏族公社集團分爲有產者階級和無產者階級。有產者漸漸地奪得了生產手段，並使無產者階級在經濟上服從自己。激起了階級鬥爭，牠鼓勵有產者階級創造特殊的機關，要這種機關來鞏固他們的經濟支配權。出現了軍隊——親兵，他們對「主人」服務，並保護「主人們」的財產和特權；形成了官僚集團，他們代替了氏族酋長的權威；創立了強制的機關——監獄、法院、警察及其他。有產者階級的經濟支配權，被賦予了政權的形態。這樣產生了並鞏固了國家。恩格斯在「家族、私產及國家的起源」中寫着：「國家是由於約束各階

級的對立而發生的；因為牠同時是在這些階級的衝突中發生的，所以，就一般的通則說來，牠是有勢力的，經濟上支配的階級的國家，統治階級利用國家使自己也成爲政治上的統治階級，並備這樣獲得了用來鎮壓並採取被壓迫階級的義務的手段。」國家的出生，伴來了社會的震動——起義，對這些起義的鎮壓及把統治階級澈底分成特權的集團。以前的氏族集團，被居民的地域的劃分所代替了。維持國家機關的經費，用強制收集的方式收集起來，出現了捐稅。

在歷史上，國家的發展是隨同社會——經濟機構的更替，一個階級的統治被別個階級的統治所代替而進行，這個新的統治階級創造自己的國家機關及自己的政治意識形態。古代世界的奴隸所有者的國家被封建制度的國家、地主——農奴所有者的國家所代替了；在新的時代，資產階級的國家又代替了封建制度的國家。

國家的

基

本分類

在資產階級的國家學那裏，國家的基本分類，是根據治理的形態把牠們分爲：（一）君主政體——牠又分爲絕對君主政體和立憲君主政體——。（二）共和政體。除此以外，根據國家的類型分爲：（一）寡頭政體，即是這樣的國家，

其中是少數貴族和富人掌握政權；（二）民主政體，其中政權屬於「人民」；（三）君主政體，其中政權屬於君主一人。後一種國家的分類，是根據古希臘（

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說而實行的。事實上；國家類型的基本區別，不是和治理的形態聯繫着，而是和怎樣的階級是這個國家中的統治階級聯繫着。例如，無論立憲君主政體（英國），無論民主共和政體（法國、美國等等），無論法西主義獨裁（意大利、德國），都不過是資產階級政治

支配的各種組織形態罷了。

社會主義
革命會
引導國
家消滅

一個階級把政權移轉到別個階級，原因是在於生產條件中的變更，生產超過了舊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組織形態，並伴來了革命（例如法國革命、十月革命）。歷史上最後的階級統治時期——無產階級專政，牠暫時僅在蘇聯建立了，——最後應當把作為社會組織的種種政治形態的國家引到消滅。消滅生產手段上的私有財產、消滅那種使人對人的榨取成爲可能的經濟和政治條件，就會引到階級消滅，所以也就會引到階級強制制度的消滅，國家就是這種階級強制制度。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同時打碎了牠的壓迫的國家機關，並建立自己的國家機關，這種國家機關同時也是鎮壓榨取者、組織勞動者大眾、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機關，而且也是走向無階級社會的過渡時期的社會所需要的設施。在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及牠的助手們的抵抗還沒有停止的時候，無產階級暫時還要保存並鞏固強制的機關（紅軍、法院、拘禁地等等）。

過渡期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如同列寧所闡明的，已經不是完全主義的國家，而是「半國家」，因爲牠是絕大多數勞動者用來鎮壓極少數以前的榨取者的組織，也是用來建設社會主義及無階級社會的組織。只有這樣的國家，才能創造對於一切政權死滅——即是對於國家死滅——所必要的條件。國家僅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才會死滅，那時會完全根絕——不僅在經濟中，而且也在心理中——階級分化的一切殘餘；那時最高程度的勞動生產性會消滅實際不平等的一切殘餘；那時會消滅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對立，會實現共產主義的原則「各盡其力、各取所需」；那

時共同生活的規則會成爲社會每個人的意識的資產，一切種種的強制都用不着了。只有經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實力，才是能够走到這種國家死滅的道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及牠的國家機關，是爲着有成效地實現階級消滅、再教育勞動者大衆、把他們變成社會主義建設的自覺的和積極的參加者、尤其要說到養成新的勞動紀律等等任務所必要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功，加強了蘇聯的內外實力，同時也就會鞏固着牠的國際地位。和這同時，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干涉的心地不僅沒有削弱，而且就某些資本主義國家方面說來成了更加執拗的。這也就引來了更加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實力的必要性。

三 政 體



專制政體是這樣的國家機構：在那裏是君主、家天下國王的政權，而且這種政權是沒有限制的、專制的。政權有着私人的性質，君主個人和國家沒有區別（專制政體最典型的代表、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曾經宣佈：「朕即國家」）。專制政體是封建王國的變態，在封建王國中，君主的政權是被「國民會議」——富有的地主和商人的會議——所限制的，專制政體也和新時代的立憲君主政體相對立，在立憲君主國中，君主的政權是被資產階級代表的議會所限制的。專制政體構成在封建制度腐朽的時代，對於這個時代典型的是原始積蓄，當時需要替資本主義掃出地盤，奪取農民的土

地，協助大資本壓迫城市手工業，用一切正當的和不正當的手段把資本（這個時代主要是商業資本）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爲着解決這一切任務，照馬克思的表現，必需「有組織的暴力制度」；專制政體就是這種制度。在牠的基礎中，是放着貨幣的捐稅、強制的借款、僱傭的軍隊、僱傭的官吏（官僚們）。在西歐，從腓立普六世起（十四世紀）到路易十四世（十七世紀）的法國國王，是典型的專制政體的代表。在俄國，專制政體在雷厲的伊凡及羅曼諾夫朝最初的幾位皇帝，特別要說到彼得一世（十八世紀的初葉）的身上找到了體現。當工業資本因專制政體而發展了和鞏固了的時候，當專制政體所應用的直接暴力的方法（「超經濟的強制」）成了牠的壓迫的時候，工業資產階級就處處組成了「自由主義的」和「民主主義的」政黨，來努力結束專制政體。在俄國，這種和專制政體的鬥爭繼續了很久，在俄國，「原始積蓄」延長得很久。

獨裁政體

獨裁政體，是說沒有任何限制的、不被任何法律所拘束的、以實力爲基礎的政權。這種一般的定義，然而要求其體化和發展。種種國家，都是某一階級的統治，一個階級對別個階級的暴力組織。所以，種種國家本身，某個階級的政權組織本身，永遠是階級獨裁，一個階級對別個階級的獨裁——奴隸所有者對奴隸的獨裁，封建領主對農奴的獨裁，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獨裁，工人階級對被推翻了的榨取者的獨裁。這種階級的獨裁，有時是以明確的、赤裸的樣式出現，但有時在資產階級國家中牠是用各種不同的形式上的民主的飾詞掩蔽着（如所謂的民主自由、憲法的保證、議會政體、國家對於私人生活的不干涉、所謂的法律面前的平等、分權制度及其他）。居民中極少數數

人所構成的榨取者階級，如果沒有這些飾詞來掩蔽着他們對巨大多數被壓迫者及被他們所榨取的居民中大多數的勞動者的經濟和政治支配權，他們就不能圓滑進行。因此他們採取赤裸的形式獨裁，只有在這樣的時候才會出現；當時，他們的統治，遭到了被壓迫者階級方面來的，或有時是從外敵方面來的某種重大危險的威脅，當時掩護這種獨裁的飾詞已經失去了欺騙作用。

根據歷史上個人獨裁的例子（尤其要說到古羅馬的個人獨裁），資產階級的學者們——其中也包括着社會——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家（考茨基等人）斷定說：一般說來，獨裁只能有個人的獨裁，即是只有個人的獨裁，或就極端的情況說來也只有不大一羣人的獨裁才能存在。他們斷定說獨裁只有個人的獨裁的時候，是在政治上努力掩蔽着有產階級（主要是資產階級）統治的榨取和壓迫性質，他們同時把國家描寫成了各階級和平共存及相互合作的形態。在這裏面是十分明顯的，古羅馬的獨裁，不是獨裁者「個人的」政權，而是奴隸所有者階級的獨裁，牠在一定的時機，是以這個階級的傑出代表者的個人的政權來實施。革命階級的政權，採取羣體的、無掩飾的獨裁形態，例如法國一七九三年至一七九四年以羅伯斯比爾為首腦的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獨裁就是這樣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努力消滅種種榨取形態的公開的階級獨裁。歷史上也有許多反革命公開獨裁的例子——法國卡溫耶克的獨裁（鎮壓一八四八年的六月起義）。路易·拿破崙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政變以後的獨裁，以及特意爾的獨裁（鎮壓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賀爾特的獨裁（匈牙利）、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的獨裁，他們都公開的脫去了民主政治的外衣。在這一切情況中，獨裁都是某個階級的政權，牠們無情地鎮壓自己的階級敵人。當說到獨裁是以實力而不是以法律為基礎的政權的時候，那末這完全不是說這個統治階級沒有創造任何法律，這

種法律是不僅強制被壓迫階級的，而且也是強制統治階級自己的成員的。當然頒佈了這樣的法律，因為種種法律都是取得法律稱號的統治階級的意志（馬克思）。但階級的政權和統治，却永遠不是由法律引導出來的，而是由自己的實力引導出來的，牠們也在其牠的強制形態之間及在法律中表現了。這樣看來，法律不是階級獨裁的限制，而是牠的固定化和公式化。

民主政體

民主政體這個術語，來自古希臘的哲學家（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人）關於國家制度的學說中。在他們那裏，民主政體的概念，是作為和君主政體及貴族政體相反的人民政權；在君主政體的國家中，政權屬於國王個人，而在貴族政體的國家中，政權握在那些因出身高貴、富有、作戰勇敢及其他的因素而特出的少數一羣人的手中。經過了好幾世紀，作為無階級的「人民政權」的民主政體的定義。

在革命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代表者——自然法學派——的理論中，在革命的資產階級的「權利宣言」中，在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憲法中，取得了確認，而在十九世紀資產階級國家學的理論中取得了充分的發展。這些理論，提出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民主國家的模型。牠們也被社會——改良主義者所採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不承認任何無階級的或超階級的國家政權，所以也不承認無階級的民主政權。「民主政體」和少數人服從多數人不是同樣的。民主政體，是承認少數人服從多數人的國家，即是為着一個階級對別個階級，一部分居民對別部分居民實行有系統的暴行的組織。」（列寧：「國家與革命」）這樣看來，民主政體是純階級的概念，是和某個階級的專政不可分割地聯繫着的。過去和現在都沒有「一般」的民主政體。歷

史上只有具體的、階級的民主政體的例子——奴隸所有者的（古代民主政體）、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政體，——牠們都是權取者的民主政體，和牠們相反的是蘇維埃的民主政體——對於廣泛的勞動者大眾的民主政體，由牠裏面除去了權取者。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和社會——法西主義者們（如考茨基），都努力證明：資產階級的民主政體及牠的一切人在法律面前的形式上的平等，及牠的在資產階級的憲法中所宣佈的普選權和所謂的「自由」，是真正的、「純粹的」、無階級的民主政體。但事實上，當資產階級在和封建貴族的鬥爭中，担任被壓迫居民的代表的時期，起着革命作用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政體的口號，在資產階級的政權確立以後，就引到了虛偽，牠在資產階級的憲法中掩蔽着資產階級制度的權取性質。

馬克思說過：「資產階級的共和國，是一個階級對別個階級毫無限制的統治。」恩格斯說過：「國家不外是一個階級用來鎮壓別個階級的機器，在民主共和國中比在君主國中是毫無兩樣的。」發展這些主旨，列寧指教過：「馬克思主義者時常說過：民主政體越發展，越「純粹」，階級鬥爭就成了更赤裸的，更尖銳的，更無情的，資本壓迫和資產階級獨裁也就更「明白地」出現了。」不能把資產階級的民主政體和法西主義（牠是資產階級赤裸裸的獨裁）對立。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認為資產階級的民主政體比封建制度是巨大的有歷史意義的進步。他們指教了：在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無產階級應當為獲取資產階級的民主政體而鬥爭，但他們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沒有認為牠是工人階級鬥爭的最終目的。例如馬克思寫過：「工人們……沒有脫除資產階級的錯覺。他們能够並且應當參加資產階級的革命，因為牠是對於開始工人革命的必要條件，但工人們一瞬也不能把資產階級革命看做自己的最終目的。」獲取無產階級的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

政，才是工人階級鬥爭的最終目的。「資本主義下的民主政體，是資本主義的民主政體，少數權取者的民主政體，牠是在於限制大多數被權取者的權利，並傾向反對這些多數人。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對於被權取者的真正自由及無產者和農民實際參加國政管理才有可能。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民主政體，是無產階級的民主政體，是大多數被權取者的民主政體，牠是在於限制少數權取者的權利，並傾向反對這些少數人。」（斯大林：「論列寧主義的基礎」）後一種民主政體，是蘇維埃的民主政體，是最高形態的民主政體，大多數勞動者大眾真正的民主政體。蘇維埃的、無產階級的民主政體，是唯一真正的民主政體。這不僅是在憲法的條文中的，而是在實際上的、在生活中的民主政體。這種民主政體，不僅不和其他階級的「民主政體」一樣權取任何人，而且用自己的專政來鎮壓被無產階級革命所擊碎了的權取者階級，吸收極廣泛的勞動者大眾加入國家的和社會的社會主義建設，在勞動者大眾極廣泛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努力的情況下，來實行動盪城市和鄉村的勞動者的互相提携，不是從上到下、而是從下到上。從地方到中央來建設國家政權機關，在一切國家機關——地方的和中央的——經常的和統一的基礎上，將民主中央集權的原則上，把牠變成那個被資本主義壓迫的階級的羣衆組織。

法西獨裁

法西獨裁，是資產階級公開的專政。法西制度在歐洲許多國家中建立，一方面是因社會——民主黨的反叛政策而弄得四分五裂的工人階級削弱的標誌；從別方面說來，這是「資產階級削弱的標誌，……是資產階級已經沒有力量用舊的議會政治和資產階級民主政體的方法來統治的標誌，……」（斯大林）法西主義的政黨，在自己爭取政權的鬥爭中，廣泛地利用了城市小資產階級（手工業者、小商人），這些小資產階級，是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經濟恐慌的結果而遭到損害的。法西主義的政黨，努力把小資產階級羣衆吸收到自己方面來，曾經宣佈了：他們「排除階級鬥爭」及「消滅馬克思主義」。法西主義的政黨，唆使一個民族攻擊別個民族，宣傳了所謂的「人種理論」。從歐洲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開初，在許多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其中也包括着所謂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國家，資產階級的反動勢力展開了對工人階級及勞動者大眾的進攻，建立了軍事獨裁的制度。這樣看來，拭去了所謂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和法西國家之間的區別。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帝國主義的反動勢力，都加強了對勞動者的榨取，取消了民主自由和議會制度，把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組織趕到了地下，廢止了社會法制。

工農民主專政

工農革命民主專政，是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勝利了的工農革命政權的階級內容，牠是這些階級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同盟。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目的是要實行完全的民主革命，保證革命的收穫，創造轉向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

關於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問題，列寧於一九〇五年，就在他的天才的著作「

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裏研究了，並且和列寧關於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上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不可分割地聯繫着。依照這種理論，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應當是無產階級起着領導作用，在無產階級後面是走着農民，因為這兩個階級最關心對沙皇制度獲得決定的勝利。「革命僅在這種情況中才會勝利；如果牠是無產階級所領導，如果作為革命領袖的無產階級知道保障和農民的同盟。」（「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六一頁。）資產階級不能是革命的動力和革命的領導者，資產階級和沙皇制度進行妥協，爲着是要絞殺人民革命並把工農拘禁在資本主義的奴隸制度中。資產階級企圖使農民從自己的影響，好使他們和工人階級分裂。無產階級和牠的政黨的任務，是要使農民和資產階級隔離，並領導農民的鬥爭。

列寧的這種立場，是鋒利地傾向反對孟塞維克，其中也包含着叛徒托羅茨基，他們拒絕無產階級和農民同盟的政策，爲爭取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而鬥爭，爲爭取和這些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而鬥爭，否定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和這同時，列寧暴露，國際機會主義的瓦解，徹底粉碎了西歐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和策略，這些西歐社會民主黨否定農民革命的可能性，並把資產階級看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者，而把農民看做資產階級的後備隊。列寧指教了：希望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全戰勝沙皇制度的無產階級的堅決鬥爭，只有農民才有力支持，因爲如果沒有革命的完全勝利，他們就不能取得地主的土地。無產階級應當徹底吸取農民的革命力量，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後備隊。

列寧認爲：人民勝利的武裝起義，是推翻沙皇制度及獲取民主共和的最重要的手段，因爲武裝起義的結果，應當創立臨時的革命政府，牠要有力量保證革命的收穫，鎮壓反革命派的反抗。

實現社會民主黨的最低限度的綱領。爲着解決這些任務，臨時革命政府應當是勝利了的各階級的專政——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是「革命對沙皇制度決定的勝利。……這只能是專政，因爲實行對於無產階級和農民急切必要的改革，就會惹起地主、大資產者及沙皇制度的拼死的抵抗。如果沒有專政，就不能撲滅這些抵抗，就不能擊退反革命派的企圖。然而，這當然還不是社會主義的專政，而是民主主義的專政。」（『列寧全集』，第八卷，六二頁。）工農革命民主專政，應當成爲無產階級在爭取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中的武器。

列寧沒有用萬里長城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分隔開來。他把這兩種革命看做一條練子上的兩個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各階級勢力新的分野下，應當轉上，長出社會主義革命。列寧寫過：「由民主革命，我們現在開始轉向，恰如我們的力量、自覺的和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的力量程度，開始轉向社會主義革命。我們起來爭取不斷的革命。我們不停留在半途上。」（『列寧全集』，第八卷，一八六頁。）

這樣看來，工農革命民主專政，應當成爲無產階級和城市與鄉村的半無產階級份子在爭取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上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中的武器。「在列寧看來，需要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不是爲着完成革命對沙皇制度的勝利，結束這種革命，而是爲着儘可能更久地延長革命的形勢，完全消滅反革命的殘餘，把革命的火種投入歐洲，並在這個時期，在政治上教育無產階級，把他們組成偉大的軍隊，——開始直接轉上社會主義革命。」（『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七〇頁。）

俄國民主
革命與
工農政權

在一九〇五年俄國第一次革命失敗以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仍是俄國歷史發展最近的任務。對於正確地估計了情況的布爾塞維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依然保留了決定一九〇五年革命中黨的戰略的那種主要前提的重要性。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和農民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同盟的思想，第四屆國會全部時期，透入了布爾塞維克的策劃中。布爾塞維克，對於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成爲農民運動的領袖的企圖，進行了不知疲倦的鬥爭。布爾塞維克，在帝國主義大戰的時期，也準備了工農推翻沙皇制度。一九一五年，列寧竭力指出了：「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才能是俄國最近革命的社會內容。」（『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三一二頁。）在這下面，「無論一九〇五年，無論一九一五年，列寧都是由這一點出發：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應當轉上社會主義革命；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是俄國革命的第一階段，這種階段，對於即刻轉上牠的第二階段，轉上社會主義革命，是必妥的。」（斯大林：『論反對派』，三九二頁。）

一九一七年二月，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下的布爾塞維克黨所鼓勵的工人和士兵的努力，推翻了專制政體。在革命的行程中，大眾創造了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革命政權的萌芽的機關。這也就是工農革命民主專政。但和這種專政同時，還出現了臨時政府——資產階級的專政。形成了二重政權、兩種專政的交錯。二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特性也就是在這裏。

由民主革命轉上
社會主義革命

在這些極複雜的革命條件中，偉大的列寧在議程上提出了轉到革命的第三階段——轉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在著名的「四月論綱」中，列寧提供了爭取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上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的總計劃。全黨，除卡末涅夫、勒科夫、拔塔科夫一類的孤獨者以外，都異常滿意地接受了列寧的論綱。爭取實現列寧這種「轉上」的計劃的鬥爭，布爾塞維克黨準備了，組織了並實現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十月革命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新型的社會主義的蘇維埃國家。

列寧的關於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學說，關於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上社會主義革命的學說（這些學說是在俄國三次革命的行程中光輝地確證了的），作為革命經驗的總結，作為對於行動的指導，加入了第三國際的綱領中，牠對於世界無產階級在全世界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爭取共產主義的鬥爭，有着頭等的重要性。

無產階級專政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無限制的、絕不分給其他任何階級的統治，這種專政，因為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的結果而建立，直接以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暴力壓迫為基礎，要實行鎮壓榨取者的反抗，消滅階級，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沒有階級也沒有國家。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的中心和最重要的部分。馬克思在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致

維德米爾的信中指出了：在現代社會中發現階級存在及牠們之間的鬥爭的這種功績，不屬於馬克思自己；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在他很久以前就發現了階級的存在及牠們的鬥爭。馬克思寫過：「

我所作成的那種新的東西，是下述的這些主旨：（一）階級的存在，是僅和生產彼此的一定歷史階段聯繫着的；（二）階級鬥爭必然會引到無產階級專政；（三）這種專政本身不過是走向種種階級消滅到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列寧更鋒利地描述的這種思想，他在「國家與革命」中寫道：「只有把承認階級鬥爭擴張到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和凡俗的小資產者（是的，也要說到小資產者）的深刻區別，就是在這裏。應當在這種試金石上，來試驗對馬克思主義的真正理解和承認。」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和資產階級關於國家的學說的鬥爭中，在和普魯東——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的鬥爭中，在和機會主義的歪曲的鬥爭中（牠們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鬥爭的時期，在工人革命運動中就有地位），在和拉薩爾、拉薩爾主義者的鬥爭中，在那時就已經萌芽的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的鬥爭中，鍛鍊成了自己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列寧毫不留情地繼續了這種爭取馬克思——恩格斯學說純化的不容妥協的鬥爭，他實行反對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俄國的孟塞維克、托羅茨基、各種右派和「左派」機會主義者。列寧純化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掃除了機會主義的歪曲，用許多新的成分充實了這種學說。現在，斯大林在理論和實踐上繼續了列寧的這種工作，他在這下面，和世界社會——法西主義，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先鋒隊——托羅茨基主義、聯共（布）及第三國際中的一切機會主義的分子進行了鬥爭。

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

資本主義生產及其他社會關係，成了社會、經濟、技術和文化向前發展的這路上的障礙。只有使用革命地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粉碎牠的國家機關，無產階級建設自己的國家機關的方法，才有可能變更這些關係；成了千百萬勞動者農民大眾的首領的無產階級，在自己的共產黨的領導下，運用自己的國家機關，來消滅生產手段上的私有財產及以牠為基礎的政治和法律關係與形態，肅清榨取者階級，組織無階級的社會及建設社會主義。如同馬克思、恩格斯及列寧所指示的，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是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實例。

無產階級獲得了政權，不能用和平的方法來改造舊社會。牠要強制地消滅舊的生產條件，鎮壓榨取者的反抗及改造全社會。因此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如同右派機會主義者所斷定的各階級和平共處的時期，而是階級鬥爭採取新形態的繼續。「無產階級專政，是反對舊社會的勢力及傳統的那些流血的和不流血的、強制的與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行政的持久鬥爭。」（列寧：「共產主義中的左傾幼稚病」）這種反對舊社會勢力及傳統的偉大鬥爭，爭取消滅階級及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無產階級在自己專政時期不是孤獨地完成着。他把全體勞動者，以前社會的被壓迫階層，首先是勞動的農民，組織在自己的周圍。列寧指教了，無產階級專政是在這種必要條件下的工人階級和農民特種形態的同盟；以共產黨為首的工人階級，是這種同盟的指導者、領導者。無產階級使用農業集體化的方法，來改造勞動農民的經濟和心理，以這種集體化為基礎來肅清富農——資本主義的最後階級。集體化把農民由小有產者變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工作者。列寧指教了：在保障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下鞏固這種同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高原則，如果沒

有和農民的同盟，就不可能維持無產階級的政權。

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被斯大林光輝地總括在他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三方面的學說中，這三方面是：（一）鎮壓榨取者的反抗。（二）把非無產階級的勞動者大眾（首先是勞動的農民）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和他們同盟，並在工人階級領導下把他們吸收到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中。（三）建設社會主義並轉入無階級也無國家的社會。

無產階級
專政與
革命政黨

無產階級專政體制中的領導作用，屬於工人階級的政黨——共產黨。工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創造無產階級專政，實現一切立在他們面前的任務，建設社會主義，只有在這種情況中才是可能的：要他的首腦，是站着堅強的、有紀律的、統一的、被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科學的革命理論武裝了的黨。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脊骨，工人階級勝利的組織者及他們的領袖，黨不能代替全階級，也不能創造黨的專政來代替無產階級專政。巴黎公社因為沒有這樣的黨而被撲滅了。因為有這樣的黨（牠是列寧所創造的並培植的，列寧死後是斯大林領導的），引到了無產階級在俄國獲得勝利，引到了組織他們的專政，引到了在蘇聯成功建設社會主義。

黨的領導作用，是通過無產階級專政的傳送帶或槓桿來實現。在牠們中間，蘇維埃佔着第一位。『蘇維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直接表現』（斯大林），牠主要是沿着政治的路線把黨和羣衆結合起來。無產階級專政的其它槓桿是：職工會。牠主要是沿着生產的路線把黨和羣衆結合起來了；合作社，牠是沿着分配的路線把黨和羣衆結合了；共產青年同盟，牠是城市和鄉村的青年

們組織者和教育者。除此以外，有着許多志願的團體，牠們把羣衆吸入了經濟和文化建設的事業中。

新民主 政體 的形態

把極廣泛的城市和鄉村勞動者大衆吸收到了政治、經濟和文化建設事業中的無產階級專政，本身就是新的、最高的民主政體的形態，不是像資產階級的民主政體那樣的「僅僅對於富人的、假的、殘缺不全的民主政體」（列寧），而是對於以前一切被壓迫者和被榨取者的真正的民主政體。「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對於被榨取者的真正的自由及無產者和農民實際參加國政管理才有可能。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民主政體，是無產階級的民主政體，大多數被榨取者的民主政體，牠是在於限制少數榨取者的權利，並傾向反對這些少數人。」（斯大林）

蘇維埃制度，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態，在蘇維埃制度中，使真正吸收極廣泛的勞動者大衆實際參加國政管理、國家機關的工作，對國家機關的監督，成了可能的。「這樣看來，最初着手使每一個居民都真正參加管理，並開始了管理。」（列寧：「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蘇聯全國的第七屆蘇維埃大會關於變更蘇維埃憲法的議案，根據列寧和斯大林關於是唯一真正民主政體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更加深入地展開了蘇維埃的民主政治。

同時，蘇維埃民主政治的更加向前的展開及向着無階級社會成功的推進，却絕對不是說終止無產階級專政。「當然，無產階級社會不能按這樣的程序——比如說聽其自然的程序來達到。牠應當用全體勞動者努力——使用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機關的方法、使用展開階級鬥爭的方法、使用

消滅階級的方法、使用肅清資本主義各階級的殘餘的方法、在和國內及國外敵人的戰鬥中來爭取和建設。」（斯大林）

四 政 黨

什 麼
是 政 黨

「黨是階級的一部分，是階級的前進部分。」（斯大林）在現代資產階級的國家中，有着許多政黨，要用這種情形來說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有着敵對的階級，牠們的利益是互相敵對的並且不容易妥協的（資本家和工人，地主和農民；官農和貧農）。從別方面說來，擄取者階級的內部也有各種集團，牠們之間因為分配剩餘價值而進行鬥爭。因為和這事的聯繫，同一個擄取者階級的各種集團，都創立了特別的政黨。牠們之間沒有根本的差異，因為這一切政黨，不管牠們用怎樣的招牌掩蔽着，雖然有着不同的策略，但都是努力保全資本主義制度及使牠不朽化，並以統一戰線出面反對自己的主要敵人——工人階級。僅在關於挽救和保全資本主義制度的途徑和方法的問題中，這些政黨才有着差異。只有一個政黨——共產黨，代表着工人階級的利益，牠和一切其他的政黨對立着，因為牠的最終目的是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及創造新的共產主義制度。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真正的前衛，是工人階級最覺悟的，革命的部分，在牠的目的中表現了工人階級一般印和長期的關心。共產黨是新型的黨，是和第二國際的黨根本不同的。依照列寧和斯大林關於無產階級新型政黨的

學說，牠的根本特性是在於：牠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先鋒隊，工人階級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態，當無產階級還沒有獲得政權的時候，是無產階級手中用來獲取專政的武器；當無產階級已經獲得政權的時候，是無產階級手中用來鞏固和擴大專政的武器。黨的使命是要指導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切機關，並保障有成績地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牠應當是意志的統一和行動的統一，牠們是和違反黨綱、破壞黨紀、黨內分派勢不兩立的。

聯共是

建設了各國共產黨。

新政黨的
典型

列寧所創造的蘇聯共產黨（布），是這種新政黨的典型。在同樣的基礎上建設了各國共產黨。

聯共（布）是蘇維埃國家唯一的政黨。蘇聯工人階級的專政，結束了一切反無產階級的政黨的存在，牠們變成了外國偵探部僱用的間諜。因為肅清榨取者階級以及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的結果，消滅了對於敵視工人階級的政黨的社會基礎。在蘇維埃的社會中，沒有敵對的階級，因此也就不能有對於互相鬥爭的政黨和流派存在的營養地盤。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托羅茨基派、布哈林派、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社會主義一切其他的瘋狂的敵人，很早就已經不是政治流派，他們很早就變成了被法西主義偵探部所收買的、無原則的、無思想的間諜、刺客、殺人犯的匪團。僅在法西主義的偵探部中，牠們才能找到自己的根據地。社會主義的敵人，在蘇聯國內喪失了任何的根據地。『在蘇聯只有兩個階級——工人和農民，他們的利益不僅不是互相敵對的，而且相反，是相互友愛的。』所以，在蘇聯，沒有對於這些政黨存在的地盤，也就是說，沒有對於這些政黨的自自由。在蘇聯，僅僅有着對

於一個政黨的地盤，這是共產黨。在蘇聯，只有一個政黨才能存在，這是共產黨，牠勇敢地並徹底保衛着工人和農民的利益。」（斯大林）

蘇聯的新憲法（第一二六條）用如下的幾句話，規定了作爲蘇聯全體勞動者唯一的指導者和領袖的聯共（布）的這種偉大作用：「由工人階級及其他勞動者階層的隊伍中出身的最積極的和覺悟的公民，都團結在聯共（布）裏面，聯共（布）是勞動者在爭取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鬥爭中的先鋒隊，並且是勞動者一切組織（無論政治組織或社會組織）的領導核心。」

五 法 制

法律的
內 容
和 形 式

法律，是國家政權所確定的一般強制的規則。因爲國家政權屬於統治階級，所以某一國的現行法，是適合這個階級的利益的社會生活組織計劃。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過：「你們的法律，不過是取得法律稱號的你們階級的意志罷了。」

在資產階級的法律學中，牠把國家的命令分爲法令和政令，普通都把法律和政令——指令和行政命令——對立着。就內容說來，規定一般的法規的命令，屬於法律；以牠們爲根據而頒佈的並用來解決一定的事件的命令，屬於政令。就形式的標誌說來，按「立法」的程序（即是經國會通過的）所頒佈的命令屬於法律，執行政權的機關（例如內閣、各部等等）所頒

佈的命令，屬於政令。特殊形態的國家的命令，非常法令，就內容說來是法規，但是經國家的政務機關（內閣，元首）根據法律所賦予的全權而頒佈的。沙皇政府在國會時期，廣泛地利用了非常法令的權利。這種非常法令的權利，常常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憲法預先允許的，在這下面，等於中止憲法主要保障的權利。奧登堡總統根據「威馬憲法」第四十八條所簽署的德國非常法令，以「憲法的形式」，正式轉到了法西斯主義的公開獨裁。

十八世紀的末葉和十九世紀的前半期，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和政治家斷定說：關於法律（即通過國會的決議所表現的統治的資產階級的意志的公式化）的概念，如同是關於最高規範的概念，這種最高規範好像是公共意志的表現，並且不懂站在個人以上，而且也站在全體社會以上（這尤其要說到法治國家的理論）。現今，在法西斯主義的和法西斯化的國家中，不是國會的決議，而是法西斯政府所頒佈的非常法令，才具有這樣的最高規範的意義，這種非常法令不僅廢止了普通法律，而且廢止了憲法。

在自己形成的過程中，法律通過了許多階段：（一）立法的提案，（二）法律的討論，（三）法律的批准，（四）法律的公佈。立法機關所提出的法律草案，取得了「法案」的名稱。在法國和某些其他的國家，區別着政府所提出的「法案」和議員所提出的「法律提案」的概念。法律從正式公佈的時候起發生效力。

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的一切命令，都是組織國民經濟，國家和文化建設及一般社會生活的工具。在蘇聯，成爲全蘇聯某種公共規約的國家法令，由蘇聯的蘇維埃大會（取議案和決議的形態），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牠的常務委員會，蘇聯人民委員會頒佈。中央執行委員會的

常務委員會及蘇聯人民委員會規定政治生活或經濟生活的公共規範或使蘇聯國家機關的實際工作發生根本變更的決議，必須取得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批准。在個別的聯盟共和國的範圍中，相當的國家法令，是由牠們的蘇維埃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頒佈，有着上述的同樣的條件，也由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常務委員會及共和國的人民委員會頒佈。

蘇維埃國家的法律中，要特別指出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共同決議案。這些決議案，不僅有着蘇維埃法律的意義，而且同時也有着黨的指令的意義。

種 種 憲 法

憲法，就政治的意義說來，是決定着這一國政權的組織、各階級集團參加政權的程度和性質的階級鬥爭中的實力的相互比率，也就是這一國的政權組織、國家制度。就法律形式的意義說來，憲法是決定立法及最高治理機關的構成及活動程序以及公民的政治權利的根本法。成文憲法也能够不存在，大不列顛就沒有成文憲法。在法國，一八七五年的憲法，不過論及個別的憲法問題，而其他的問題，却是藉普通的法制或事實上確立了的憲法來調整。就十分普遍的字義的使用說來，憲法被理解做這樣的法律或習慣：牠限制專制政體或按某種程度建立人民代表制——立憲制度；限制的君主政體叫做立憲君主政體。最初成文憲法，十七世紀的時候出現在英國的某些殖民地及北美。在歐洲，十八世紀末葉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時期，憲法首先出現在法國（一七九一年九月三日至四日的憲法）。

大多數君主政體的國家的憲法，照資產階級法學家的術語說來，是欽定憲法，即是「欽賜」

的憲法。這些憲法，普遍都是由國王「自上賜給」的（是在資產階級及人民大眾的壓迫下）。牠們都是最「狹量的」。以前帝俄的憲法，在這種關係中，是尤其「狹量的」。

所謂的制憲會議所確定的資產階級的憲法，反映了資產階級對專制政體進行革命鬥爭的口號，尤其要說到人民主權和公民平等的思想，人民代表制的原則，三權分立的思想，所謂的公民自由的要求。在確立了資產階級的統治以後，普通擺在牠的憲法中的這些立場，變成了空洞的宣言的公式，藉這種公式來掩蔽對勞動者大眾的榨取和壓迫。無產階級起來領導廣大的民衆，爭取拱衛這些憲法的保障，使牠們避免剝奪或率直的廢止。

法西主義的「憲法」，取消了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最後的殘餘，並廢止了資產階級的民主憲法所創立的制度。法西主義的憲法，事實上取消了代議機關，並使公民的種種「權利和自由」都服從法西主義的警察和官吏的完全專斷。

蘇維埃的憲法，原則上和資產階級的憲法不同，無產階級專政是牠的基礎，這種專政是傾向於滅人對人的榨取及建設社會主義社會。

以斯大林爲委員長的憲法委員會所起草的蘇聯新憲法，根本確定了蘇聯在聯共（布）及牠的領袖斯大林指導下所達到的展開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功，並且表現了蘇維埃民主政體繼續展開的新階段。

六 革 命

武 裝 起 義

武裝起義是民衆手握武器公開出動反對統治階級及他們的國家政權，目的是要推翻舊制度並建立革命的新政府。馬克思和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指教着：武裝起義是無產階級爭取政權最高的和決定的鬥爭形態，是種種真正的人民革命勝利的必要條件。根據對那些在人類歷史中有地位的武裝起義的經驗的深刻研究，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指教着：無產階級要把武裝起義看做「服從特殊法則的政治鬥爭的特殊形態，對牠應當加以深刻的注意。」（「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三一九頁。）要明明白白地想像到：武裝起義是「如同戰爭及其他種種藝術一樣的藝術。」（「馬恩全集」，第六卷，九九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中歐的革命經驗，在著名的作品「德國革命和反革命」中，經典般確定了關於武裝起義的學說：「第一，如果沒有確實考慮到牠的一切結果，就不應當企圖起義。起義是極不確定的計算，牠每天都能起變化，敵視你們的勢力，有一切組織、訓練、普遍威勢的優先權。如果不能用充分強固的力量來對抗牠們，起義者就會遭到失敗和滅亡。第二，起義一旦開始了，就必須以極大的決心來行動並實行進攻。採取防禦的立場，是種種武裝起義的死兆——不以實力和敵人角鬥，牠也就會滅亡。必須在敵力的力量還是分散的時

候就攻擊敵人，準備新的勝利，即令這種勝利是極小的，但也要一天一天獲得牠。必須維持那種提供了初步成功的精神優勢，並把那些動搖的分子吸收到自己的方面來，他們時常服從更有力量

的慾愿，並時常在注意加入那一方面更安全。必須在敵人爲反對你們而蒐集他自己的力量以前，就強迫敵人退却。一句話，如同丹頓（他是現在以前著名的革命政治家中最偉大的）說過的……

勇敢，勇敢，再勇敢！」

巴黎公社的經驗

巴黎公社的經驗，再一次使馬克思和恩格斯確信他們對於武裝起義在民衆革命中的作用

的見解的正確。激於「在普魯士的刺刀」下起義的共產主義者的英勇，馬克思於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對庫爾曼寫過：「……現在巴黎的起義，——如果牠將來甚至也被舊社會的豺狼們、野豬們及卑劣的獵狗們所壓潰，——是我們的黨從巴黎六月起義的時候以來最光榮的偉績。」（「馬——恩

全集」，二十六卷，一〇六頁。）以對無產階級教訓性質，馬克思在這封信中指出了起義的共產主義者的極重大的錯誤，他們沒有即刻進攻敵人，就對凡爾賽派的態度說來，行動上是防守的、不充分堅決的。「現在就應當進攻凡爾賽，維模也一樣，而在他們以後，更要進攻由巴黎逃出去的巴黎國民衛隊中的反動部隊。」

和鬥爭
的手段
能完成
革命嗎？

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的俗物們，反叛地歪曲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及武裝起義的學說，成了工人和資本家之間階級和平的宣傳者，成了資產階級的祖國的公關保衛者。

一九〇五年，俄國的機會主義者——孟塞維克，反叛地支持了避免革命及改良沙皇制度的方針，出面反對準備武裝起義，用種種方法證明：用不着武裝起義，只要用和平的鬥爭手段就能完成革命。列寧和布爾塞維克，把孟塞維克的立場指為反叛的立場，嚴厲批判了他們的策略，同時暴露了國際機會主義的策略。布爾塞維克採取了勝利地展開革命的方針，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第三屆大會上（一九〇五年四月），作成了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統一的和深思熟慮的馬克思主義的策略，提出了把民衆的武裝起義作為推翻專制政體及獲得民主共和的最重要的手段。列寧天才地創始了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布爾塞維克的策略，同時確定了由資產階級革命轉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的策略的基礎，他在自己具有歷史重要性的說「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裏，和孟塞維克相反，認為武裝起義是民衆勝利的最重要的條件，並建議黨「採取最有力的方法來武裝無產階級，並保障直接領導起義的可能性。」（「列寧全集」，第八卷，七五頁。）

俄國
一九〇五
年的起義

列寧一九〇五年十一月由僑居國外回到了俄國，直接參加了武裝起義的準備。斯大林一九〇五年在後高加索進行的巨大的革命工作，準備工人對專制政體進行堅決的戰鬥，暴露了並粉碎了叛徒——孟塞維克，並號召普遍的武裝起義。在發表沙皇的佈告的日子，斯大林在第佛利司的工人羣衆大會上說過：「爲着真正勝利，我們需要什麼呢？爲着這事，需要三件東西：第一件是武裝，第二件也是武裝，第三件還是武裝。」（「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七八頁。）

在和沙皇制度鬥爭的烽火中，以民衆革命的創造力，於一九〇五年創立了工人代表蘇維埃，他是革命政權萌芽的機關，起義的機關。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一直發展到了武裝起義。革命的起義，奪得了國內許多城市和區域：在莫斯科（在紅色的泊列斯勒，布爾塞維克領導下的武裝起義，帶有尤其堅強的和冷酷的性質）、克拉斯諾耶爾斯克、摩托維利赫（白爾姆）、諾九羅西斯克、索爾摩夫、塞瓦斯托波爾、克朗斯塔德、都爆發了武裝起義。俄國被沙皇政府所壓迫的各民族，一九〇五年也採取了武裝鬥爭——在喬治亞、烏克蘭（大規模的武裝起義是發生在頓巴斯、哥爾洛大克、亞歷山大羅夫斯克、盧根斯克）、拉脫唯亞、芬蘭都發生了武裝起義。一九〇五年的武裝起義雖然失敗了，莫斯科及其他地方的武裝起義的經驗，俄國第一次革命的經驗，却完全粉碎了武裝起義的機會主義的反對者，證明了無產階級對那些用新武器武裝了的沙皇軍隊所進行的長期武裝鬥爭，有勝利的可能性。對於孟塞維克普列哈諾夫加給黨的斥責：「不應當拿起武器」，列寧答覆道：「相反的，必須更堅決地，更有力地，更進取地拿起武器，必須對羣衆說明：不能僅僅採取和平的罷工一種辦法，必須進行無情的和猛烈的武裝鬥爭。」（「列寧全

集」，第十卷，五〇頁。）

俄國一九一七年的二月起義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對於無產階級成了永遠不會忘記的教訓，並準備了武裝的民衆——工人和士兵——在俄國第二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迅速的勝利。一九一七年二月，工人們在布爾塞維克的領導下，激起了反對沙皇制度及戰爭的鬥爭，把彼得格勒的勞動者居民和士兵大衆吸收到了武裝起義中，並在幾天裏就推翻了俄國的專制政體。布爾塞維克，領導大衆爭取由資產階級革命轉上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在自己的有歷史重要性的第七屆大會上，把黨，無產階級和貧農引上了反對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武裝起義。

十月武裝起義

布爾塞維克黨，領導羣衆進行十月進攻的時候，是被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關於武裝起義的學說所指導。列寧在十月武裝起義的前夜寫過：「起義，要想成功，應當不倚靠陰謀，不倚靠政黨，而倚靠前進的階級。……起義應當倚靠人民革命的高漲。……起義應當倚靠成長着的革命的歷史中的這種轉變點：當時民衆先進隊伍的積極性是最大的，當時敵人的隊伍中和革命一小半不堅決的朋友中的動搖是最有力的。」（「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一九五頁。）列寧和斯大林指教了：取得全國大多數民衆對自己方面同情並擁護的，真正革命的工人政黨的存在，是勝利的無產階級武裝起義的最主要的條件。俄國的無產階級，進行武裝起義的時候，有堅固的，統一的，戰鬥的，列

寧和斯大林的布爾塞維克黨，牠使羣衆脫離了卑劣的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倚靠作爲動員羣衆的機關的蘇維埃，整個指導了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全部準備。

布爾塞維克，粉碎了科爾尼羅夫叛變以後，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蘇維埃中取得了多數。並獲得了大多數民衆對自己的黨的信任，他們也就起來加緊準備武裝起義。列寧在論文中及致中央委員會及布爾塞維克組織的信中，設計了勝利的武裝起義的總計劃，指示了爲着保障武裝起義勝利，要怎樣利用主力——軍隊、海軍和赤衛隊，彼得格勒如何的重要地點必須佔領，以及其他。布爾塞維克黨的中央委員會，考慮了國際形勢，俄國革命的軍事和國內情況，在列寧的領導下，於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有歷史重要性的會議上，承認了無產階級武裝起義「不可避免並完全成熟」，把武裝起義提上了「諸事日程」，並建議「黨的一切組織指導這事並以這種觀點來討論並解決一切實際問題」。（『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三三〇頁。）

根據黨中央委員會的指令，創設了附屬彼得格勒蘇維埃的軍事革命委員會，牠成了起義的本部。十月十六日，在黨中央委員會的擴大會議上，選舉了以斯大林爲首的領導武裝起義的中央，牠是軍事革命委員會的領導核心，並實際領導了武裝起義。由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上，斥退了把關於武裝起義的決議獻給了革命的敵人的卑劣叛徒們齊諾維耶夫、卡末涅夫、托羅茨基，以列寧和斯大林爲首的布爾塞維克黨，把工人和革命的軍隊引上了勝利的武裝起義，牠於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新曆十一月七日）推翻了資產階級及政府，並把國家政權轉移到了蘇維埃的手中。

在布爾塞維克黨及他的偉大領袖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下，準備和實行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作爲典型的武裝起義的模範，加入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寶庫中，根據牠的經驗，全體勞動者

的人們，學習着戰勝自己的壓迫者。

由民主革命轉上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

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上社會主義革命，是列寧——斯大林關於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相互關係的學說，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末了爲着直接轉到社會主義革命而改編無產階級周圍的實力的理論。

這種轉上的理論，是列寧在俄國第一次革命的時期所創造的，並在他的有歷史重要性的著作「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這部書是在一九〇五年七月，即在第三屆黨大會以後兩個月出版）中所確立的。在這部書中，列寧不僅對於孟塞維克的策略提供了規範的批判，而且對於布爾塞維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策略也提供了天才的確立。同時，更暴露了「國際機會主義的策略，創立了馬克思主義者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策略下區別了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差異，——他同時更確定了由資產階級革命轉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的策略的基礎。」（「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六二卷，六三頁。）

列寧作成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上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的時候，第一，是根據馬克思關於不斷革命的著名的論旨，這種論旨是馬克思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在「告共產主義者同盟」中所提供的。馬克思的關於不斷革命的論旨的核心，在於把革命直到這樣的時候以前作成不斷的：「當或多或少有的有產階級還沒有統治上被排除的時候，當無產階級還沒有建立國家政權的時候……並且就最低限度說來，當最重要的生產力還沒有集中在無產階級的手中的時候。」（「馬——恩全

集」，第八卷，四八三頁。）第二，列寧是根據馬克思的關於必須把農民的革命運動和無產階級的革命配合的著名的思想，這種思想是馬克思在一八五六年致恩格斯的信中說過的，他在那裏說道：「在德國，全部事情都有賴於某種第二次宣佈的農民戰爭來支持無產階級革命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七一——七二頁。）但馬克思主義的這些天才的論旨，以後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沒有取得自己的發展。第二國際的理論家，採取種種的方法，來埋藏並忘却馬克思關於不斷革命及必須把農民革命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配合的論旨。列寧是這樣的唯一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在新的歷史環境中，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取出了並恢復了馬克思的這些天才的論旨，並把牠向前發展了，把牠作成了「自己的革命理論的基礎之一」（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一〇六頁）由資產階級革命轉上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的基礎之一。

民主革命
中無產階級的
領導權

列寧首先創始了這樣的嚴整的理論：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有可能性和必要性。以前，在資產階級革命中，例如在西方，資產階級保有着領導地位，自由的和不自由的無產階級起着他們的助手的作用，農民構成資產階級的後備隊。「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樣的聯合是多少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說：在這下面，無產階級應當儘可能保衛自己的最親近的階級的要求，並有自己特有的政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六六——六七頁。）列寧創立了大不相同的見解，照這種見解看來，無產階級能够並應當是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袖，而且農民能够並應當是無產階級的後備隊。

資本主義發展落後的俄國，當前立着成熟了的資產階級革命。列寧預先看出了革命的兩種可能的結局：（一）或是這種事業以對沙皇制度的決定勝利、推翻沙皇制度並建立民主共和國來結束；（二）如果力量不夠的話，或是這種事業能夠以沙皇藉犧牲民衆而和資產階級妥協、狹量的憲法、根據這種憲法來的漫畫而很快就結束。列寧由這點出發，指示了無產階級比一切都更關心對沙皇制度的決定勝利。這種勝利對無產階級有着高度的利益，因為牠更堅決地掃除農奴制度的殘餘——專制政體、君主制度及其他，並把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造成了更有保障的。反過來說，資產階級却是關心遺事：使用改良的方法，而不是使用革命的方法，來對地主制度進行資本主義的改革，因為勝利的革命而解放了的農民，尤其要說到工人的倡議、自我行動和活力，他們將來更容易——「如同法國人說的「把武器由一隻肩上移到別隻肩上」，即是用資產階級革命供給他們的武器，用資產階級革命給與他們的自由，用由掃除了農奴制度的地盤上發生的民主制度，來反對資產階級自身。」這一切，把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造成了對資產階級革命完全勝利的反對者，並推使資產階級在立憲君主制度的基礎上去和沙皇妥協。這是顯然的，革命勝利的結局，有賴於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列寧指教過：無產階級有着一切可能性，來擔任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導者。就他們的社會地位說來，是最前進的和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這把他們造成了有力量在一級的民主運動中起着領導的作用。他們有自己特有的、和資產階級沒有關係的政黨，這種政黨對他們提供了團結成爲統一、獨立的政治力量的可能性。他們比資產階級更異常關心革命的決定勝利，因爲「就一定的意義說來，資產階級革命，對無產階級比對資產階級是更有利益的。」（『列寧全集』，第八卷，五七頁。）但爲着把無產階級領導作用的可能性變成現

實性列寧認爲就最低限度說來也必須有兩項條件。」爲着這事，第一必須在無產階級那裏有這樣的同盟者：他們是關心對沙皇制度的決定勝利並能够接受無產階級的領導的。這要求領導思想本身，因爲如果不去指導，指導者也就不再是指導者了，如果不去領導，領袖也就不再是領袖了。列寧認爲農民是這樣的同盟者。爲着這事，必須這樣的階級——是和無產階級爭取革命的領導權並且達到了使自己成爲牠的唯一領導者的——由領導權的競爭場上被排斥了並成了孤立的。這也要求領導思想本身，要牠除去容許革命的兩個領導者的可能性。列寧認爲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就是這樣的階級。」「（「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六五頁。）由這裏，列寧所確定的預定用來準備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黨的戰略口號是：「無產階級應當澈底進行民主革命，同時把農民大眾和自己結合起來，以使用武力壓潰專制政體的反抗，並廢止資產階級的不穩。」（「列寧全集」，第八卷，九六頁。）

孟塞維克出面反對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及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同盟。孟塞維克教條教育誦着這樣的初步的真理：當前的民主革命，就自己的經濟基礎說來，是資產階級的革命；他們却理解並且漠視新的歷史情況及新的階級勢力的相互關係，得出了俗流的——形而上學的、並且實際上是反叛的結論：無產階級的任务要服從資產階級的利益，好使資產階級不致脫離革命，以及不致削弱牠的規模。孟塞維克得到了淺薄的結論：如果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那末革命的領袖只能是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而不是無產階級，並且無產階級不應當和農民接近，而應當和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接近。普列哈諾夫也出面反對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的要點，他口頭上承認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而在事實上却孟塞維克否定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因爲他反對和自由主義的資

產階級分離的政策，而主張和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反對無產階級和農民同盟的政策。

武裝起
義與民
主改革

而且列寧的這種轉上的理論指教道：民衆的武裝起義，是推翻沙皇制度及獲取民主共和的最重要的手段，這種武裝起義是用武力推翻沙皇政府並建立臨時革命政府，目的是要鞏固革命的收穫，鎮壓反革命派的反抗，實現民主的改革。爲着開放羣衆的革命倡導權，組織他們起義並破壞沙皇制度的政權機關，列寧提出了戰鬥的口號，牠簡單明瞭地確定了鬥爭的目的，使千百萬民衆都理解，動員他們爲解決黨所提出的當前的任務而鬥爭。列寧認爲下述的口號就是這樣的口號：應用羣衆的政治罷工；用革命的方法來組織即刻實現八小時的工作日及工人階級其他迫切的要求；立即組織農民革命委員會，以使用革命的方法來實行一切民主的改革。直到沒收地主的土地；武裝工人。這些口號中的新的策略手段是在於：實現民主改革，預先就要無視現存的法律和政權，破壞牠們，並用最莊嚴的革命通告的方法，來建立新的秩序。實行這些策略，在城市中成立了革命罷工委員會，在鄉村中成立了農民革命委員會，「後來由這些罷工委員會發展成了工人代表蘇維埃，由農民革命委員會發展成了農民代表蘇維埃。」（「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六八頁。）應用羣衆的政治罷工，是無產階級手中動員羣衆的新的和重要的武器，這種武器，以前在馬克思主義黨的實踐中是不大知道的。

臨時政府
應當是
工農政府

列寧認爲臨時革命政府應當不是普通的政府，而是勝利了的各階級——工人和農民——專政的政府，它應當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專政。列寧認爲：許可工人政黨參加臨時政府，是以勢力的比率及它的許多因素爲轉移的。孟塞維克也認爲：雖然不希望，但因爲起義的結果却可能創造臨時革命政府，然而他們根據這種理由反對社會民主黨參加臨時政府：這種政府，就自己的特性說來，不是社會主義的政府；而主要的理由是：如果自己參加臨時革命政府，那末社會民主黨自己的革命性，就會被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所逐退，這也就會損害革命。在這下面，再度形式地、書獃子般接近了問題，認爲社會民主黨參加臨時革命政府是米勒蘭主義（譯者註：米勒蘭起初是法國的社會主義者，以後參加了資產階級而背叛了工人階級）。列寧指出了：孟塞維克混合了「兩種不同的東西，並表現了自己沒有能力照馬克思主義來接近問題，在法國，是說社會主義者在國內沒有革命情勢的時期參加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政府，這也就使社會主義者不應當去參加這樣的政府；在俄國，是說社會主義者在革命最盛的時期參加爭取革命勝利的革命的資產階級政府，這種情況許可，而且在順利的條件下，使社會民主黨員必須去參加這樣的政府，以便不僅「從下面」、從外面、而且也「從上面」、從政府的內部來打擊反革命派。」（「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七〇頁。）孟塞維克否定容許社會民主黨的代表在一九〇五年參加臨時革命政府，他們却在一九一七年容許參加反革命的臨時政府，並加入由資產階級及社會革命黨的代表所組成的聯立政府。

民主革命與階級鬥爭

列寧指教過：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及建立民主共和國，沒有排除階級鬥爭。因爲，除全體人民爭取自由，爭取民主，即爭取民衆的專制反對地主的專制的鬥爭以外，還有別一種社會鬥爭——爭取社會主義的社會機構，爭取完全肅清階級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列寧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看做一條線子上的兩個環，看做俄國革命發展的統一而且不可分的過程。因此他

寫過：「……由民主革命，我們現在開始轉向，恰如我們的力量、自覺的和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的力量程度，開始轉向社會主義革命。我們起來爭取不斷的革命。我們不停留在半途上。」因此列寧把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不是看做「秩序」的組織，而是看做鬥爭的組織，即是說，「在列寧看來，需要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不是爲着完成革命對沙皇制度的勝利，結束這種革命，而是爲着儘可能更久地延長革命的形勢，完全消滅反革命的殘餘，把革命的火焰投入歐洲，並在這個時期，實行在政治上教育無產階級，並把他們組成偉大的軍隊，——開始直接轉上社會主義革命。」（「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七〇頁。）

怎樣準備轉上社會主義革命

在準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的黨的戰略口號，列寧這樣確定了：「無產階級應當完成社會主義革命，使居民中的大批半無產階級分子和自己結合起來，以使用武力擊毀資產階級的反抗，並麻木農民及小資產階級的不穩性。」（「列寧全集」，第八卷，九六頁。）像這樣，列寧恢復了馬克思關於不斷革命及關於農民革命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結合的天才的論旨，並把它們向前發展了，改造成了

社會主義革命的嚴整的理論，「事實上加入了新的因素，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因素，——無產階級和城市及鄉村半無產階級分子的聯盟，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條件。」（「聯共（布）黨史綱明教程」，七二頁。）

列寧在一九一七年的「四月論綱」中，完全適合他早在一九〇五年就作成的那種轉上的理論，提供了黨爭取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上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的天才計劃，着手由革命的第二階段轉到第二階段——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的具體計劃。俄國第一次和第二次革命，檢證了列寧的轉上的理論的正確性。後來，列寧在自己的書「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寫過：「正是如同我們說過的那樣進行了。革命的行程證實了我們的觀察的正確性。起初，會同「全體」農民反對君主政體，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狀態，因為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以後，會同貧農，會同半無產階級，會同全體被榨取者，反對資本主義，在其中也反對鄉村的富人、富農、投機者，因為革命成了社會主義的革命。企圖把人工的萬里長城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除無產階級的準備程度及他和鄉村的窮人們聯合的程度以外，想用某種別的東西來把它們彼此區分，這就是對馬克思主義最大的歪曲，對馬克思主義的卑俗化，用自由主義來代替馬克思主義。」（「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三九二頁。）

列寧的理論，完全粉碎了第二國際的黨和俄國孟塞維克的策略的根據，他們是由這點出發：「資產階級革命以後，農民大眾——其中也有貧農大眾——應當必須脫離革命，所以，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後，應當來到一個長期中斷的時期，五十至一百年或更久的長期「和睡」的期間，在這時期，當新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還沒有到來的時候，無產階級將「和平」地被榨取着，而資產階

級也「合法地」獲利着」。

列寧的理論的新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社會主義革命不是轉孤立無援的無產階級反對全資產階級來實現，而是藉那種有着居民中的半無產階級分子，幾百萬勞動者和被榨取者大眾做同盟者的無產階級——領導者來實現。

根據這種理論，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在無產階級和農民同盟的時候的領導權，應當長成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在無產階級和其餘的勞動者及被榨取者大眾同盟的時候的領導權，而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應當是準備着對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專政的地基。

與種種歪曲的理論的鬥爭

它推翻了西歐社會民主黨員的流行的理論，他們否定城市和鄉村的半無產階級大眾的革命可能性，並由這點出發：「除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以外，我們看不到反對派的或革命的聯合在我們這裏還有其它能够倚靠的社會力量。」（普列哈諾夫的話，是對於西歐社會民主黨典型的。）

西歐社會民主黨員認為：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無產階級將是單獨反對全體資產階級，沒有同盟者，反對一切非無產階級的階級和社層。他們不願去考慮下述的事實：資本不僅榨取無產階級，而且也榨取城市和鄉村的幾百萬半無產階級的社層，他們被資本主義所壓迫，也能够做無產階級爭取社會由資本主義重壓下的解放的鬥爭中的同盟者。因此西歐社會民主黨員們認為：對於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在歐洲還沒有成熟，這些條件僅在這樣的時候才能認為成熟了，當時因為社會經濟繼續發展的結果，無產階級成了民族的多數，社會的多數。

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推翻了第二國際的黨和俄國孟塞維克的這種腐敗的，反無產階級的根據。在列寧的著作「兩個策略」中，還沒有直接得出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國獲得勝利的可能性的結論。但在這部著作中，已經奠定了對於遲早得出這種結論所必要的一切或近於一切的基本因素。如同大家知道的，一九一五年，列寧在自己的著名的論文「論歐洲聯邦的口號」中，得出了這種結論。

孟塞維克的極醜惡的變種托羅茨基派，出面反對列寧的革命理論，並用孟塞維克的「永久革命論」來和列寧的革命理論對立，「這種孟塞維克的「永久革命論」，僅在對馬克思主義開玩笑的時候才能够叫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牠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功的可能性，」（「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二六二頁。）跟着列寧，斯大林舉發了托羅茨基並舉發了托羅茨基主義，從兩方面指出了托羅茨基的「永久革命論」，這是否定農民革命的可能性，不相信無產階級的力量和能力，不相信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托羅茨基、布哈林、齊諾維耶夫、卡末涅夫等人，在自己反對列寧的革命理論的鬥爭中，墮落到了反革命的陣營中，並變成了社會主義的兇猛的敵人，法西斯主義僱傭的間諜。

列寧——斯大林的黨，在自己的光榮的道路上，殲滅了一切種種機會主義的、孟塞維克的及其它的敵視的流派，用唯一正確的策略武裝了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根據列寧的革命理論，在一九一七年戰勝了資本主義，建立了自己的專政，並繼續展開着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部分上掃除了資本主義，根本建設了社會主義，並創造了對於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鞏固的支柱。

三 論 國 家

同志們！依照貴校所定而通知給我的那個計劃，今天我們談話底題目是國家問題。我不知道你們對於這個問題已有何種程度的認識。據我所知，彷彿你們的講習班剛才開課，所以你們是初次來有系統地研究這個問題。既然如此，那末我在談論這個困難問題的第一次講演中，也許會不能講得充分明瞭，不能講得足使許多聽講者完全瞭解。若果如此，那我就請你們不要因此懊喪，因為國家問題是一個最複雜最困難的問題，並且可以說是被資產階級的學者、著作家和哲學家弄得最混亂不過的問題。所以絕對不要期望在一次簡短談話中便可把這個問題完全弄清楚。你們聽了關於本問題的第一次講演後，應該把自己所不瞭解或不明白的地方記下來，再三再四反覆加以研究，往後從看書以及聽講和談話中間繼續闡明這些尚未瞭解的地方。我希望我們還能再作一次會談，那時我們就能對一切補充提出的問題交換意見，並檢查一下，究竟還有那些最不明白的地方。同時，我還希望你們花費些時間，至少要把馬恩的主要著作閱讀幾本，以補充我們的談話和講演。我想，你們在圖書目錄以及貴校圖書館裏所有供蘇維埃和黨校學生參考的教材中，一定能

找到這些主要著作，不過也許有人起初又會因為遇到敘述上的困難而感覺害怕，所以我又要預告你們不要因此懊喪，初次閱讀時不甚明瞭的地方，下次再讀的時候，或是後來稍微從別一方面來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就可明白的，因為——我再重說一遍——這是個極其複雜而為資產階級的學者和著作家弄得混亂不堪的問題，所以每個想切實思考和獨立領會這個問題的人，都必須再三加以研究，反覆加以探討，從各方面加以思考，以求獲得一個明白透澈的瞭解。你們反覆探討這個問題的機會很多，因為這是關係全部政治的主要和根本問題，所以不僅在我們現今所處的這樣一個洶湧的革命時期，就是在最平靜的時期，也能在任何一份報紙涉及任何一個經濟或政治問題的材料中間碰到國家究竟是什麼，國家底實質怎樣，國家底意義怎樣，我們這個為推翻資本主義而鬥爭的黨，即共產黨，對於國家的態度怎樣等等的問題，——你們每天都因為某種緣由而反覆遇到這個問題。而最主要的，就是你們要從閱讀書報以及聽關於國家問題的談話和講演中學會獨立觀察這個問題，因為你們在各種各樣的場合，在每個很小的問題上，在非常出乎意料的情況中，在與人談話以及同敵人爭論的時候，都會時常遇到這個問題的。你們只有學會了獨立判斷這個問題的時候，才可以認為自己的信念已經充分堅定，並且無論在什麼人面前，無論在什麼時候，都能充分順利地堅持這種信念。

作了這幾點小小的說明之後，我就要講到本題，即講到什麼是國家。國家究竟是怎樣產生出來，以及為完全推翻資本主義而奮鬥的工人階級政黨，即共產黨對於國家的態度基本上應當是怎樣的問題。

我已經說過，未必還可以找到第二個問題有如國家問題被資產階級的科學家、哲學家、法律

學家。政治經濟學家以及政治家有意無意地混亂得這樣糊塗不堪。直到現在，往往還有人把這個問題同宗教問題混在一起，不僅宗教學說底代表人物（他們如此作法，是理所當然的），而且那些白認爲不受宗教迷信所拘束的人，也往往把關於國家的專門問題同宗教問題混爲一談，並企圖樹立一種學說，——且往往是異常複雜，加上一套哲學思想理由和論據的學說，——說國家是一種天意的東西，是一種超乎自然的東西，說它是人類向來賴以生存的一種力量，是將某種並非屬於人類本身，而是來自外界的東西賦予人們或可能賦予人們的一種力量，說它是上天降賜的力量。必須指出，這個學說同剝削階級地主資本家底利益有極其密切的聯系，無微不至地效勞於他們的利益，深深浸透了資產階級代表先生們所有一切習慣、一切觀點和全部科學，所以你們隨時隨地都可遇見這一學說底殘餘，就連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這些帶着憤慨神情否認他們受宗教迷信束縛，並且深信自己能用清醒頭腦看待國家的人所持的觀點也不是例外。這個問題之所以被人弄到如此混亂複雜的地步，是因爲它比其他一切問題更加牽連到統治階級底利益（在這一點上，它僅次於經濟學中的基本問題）。人們把關於國家的學說用來辯護社會上的特權，辯護現存的剝削制度，辯護現存的資本主義，——正因爲如此，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期待人們表示無偏頗的態度，在這個問題上希望那些以具有科學精神自詡的人給你們拿出純粹科學的見解，那就大錯特錯了。當你們已經充分認識，充分領會國家問題的時候，你們在關於國家的問題上，在關於國家的學說上，在關於國家的理論上，就始終都能看見各個不同階級之間的鬥爭，始終都能看見在各種國家觀點底相互鬥爭中，在對於國家作用和意義的估計上反映出來或有其表現的這個鬥爭。

爲要用最合科學的態度來觀察這個問題，至少也必須把國家在歷史上怎樣產生和怎樣發展的

經過情形，作一概括的考察。在社會科學問題上最可靠的方法，爲真正確得止確看待這個問題的技術而不致迷失於許許多多細枝末節或各種各色爭執意見中所必需的方法，爲用科學眼光看待這個問題的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歷史上的聯繫，而要對於每一問題都根據某種現象在歷史上怎樣產生出來，以及它在發展中經過了怎樣一些主要階段的情形去觀察，並根據它的這種發展情形去觀察究竟這個現象現在成了什麼。

我希望你們在研究國家問題的時候看看恩格斯所著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底起源一書。這是現代社會主義底基本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話都是可以信任的，其中每一句話都不是憑空說出，而是根據浩繁的歷史和政治材料寫成的。當然，這部著作不是所有各部分都敘述得一樣淺近易懂；其中有幾部分，是預計到讀者已具有相當歷史和經濟知識的。可是我又要說：如果你們讀這部著作時不能立刻全部瞭解，那也不必懊喪。這種情形幾乎是每個人都不免要遇到的。可是，當你們以後一旦發生興趣而再來加以研究時，就一定會達到即令不是全部通曉，也能明瞭其中絕大部分的。我所以提及這部著作，是因爲它在這方面提供了正確觀察問題的方法。這部著作是從說明國家怎樣產生出來的歷史概論開始講起的。

爲要正確觀察這個問題，也像觀察任何一個問題，例如資本主義以及人與人間的剝削關係怎樣產生的問題，社會主義問題，社會主義怎樣出現以及它是從怎樣一些條件中產生出來等問題一樣，——爲要能切實地，確信地觀察每一個這樣的問題，都要從歷史上把它的全部發展過程考察一下。談到本問題的時候，首先就要知道，國家不是從來就存在的。曾經有過一個時代並沒有存在過什麼國家。國家是在社會分成階級的時候和地方，在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出現的時候出現

的。

在人對人剝削底最初形態，階級劃分——奴隸主和奴隸——底最初形態尚未出現以前，還存在有氏族制或稱呼爲克蘭制的（克蘭就是氏族，當時人們是集族而居的）家庭，這種原始時代底遺跡在很多原始部族底風俗中還表現得十分明顯，不管你拿那一部論述原始文化的著作來看，都可以碰見比較確定的描寫，記載和回憶，說會有過一個多少與原始共產主義相似的時代，當時社會還沒有劃分爲奴隸主和奴隸。當時還沒有什麼國家，還沒有什麼一貫運用暴力和強迫人民服從暴力的特殊機關。這樣的機關就叫做國家。

在人們還是集成一些不大的氏族居住，處於最低級的發展階段，處於近乎野蠻的狀態的那個原始社會中，在與現代文明人類相距幾千年的那個時代，還沒有過什麼國家存在底徵象。當時有風俗底統治，有族長所享受的威信，尊敬和權力，並且有時這種權力是歸女子執掌的，——當時女子還不是處於她們現在所處的這種無權的被壓迫的地位，——可是當時絕對沒有什麼特別分化出來管理他人，並爲這種管理底利益和目的而經常一貫把持着一種強制機關，即暴力機關的特殊集團，而大家知道，在現今時代，這樣的暴力機關就是武裝部隊，監獄及其他種種強迫他人服從暴力的工具，即構成國家實質的東西。

如果把資產階級學者製造出來的所謂宗教學說，詭譎把戲，哲學體系以及各種各樣的意見拋開，而去探求問題底根本實質，那我們就會看見，國家歸根到底就是從人類社會中分化出來的這種管理機關。當有專門從事管理，並爲實行管理而需要一個迫使他人服從暴力的特殊強制機關，即需要監獄，特殊隊伍及軍隊等等的特殊集團出現時，也就有國家出現了。

但是從前有個時候還未曾有什麼國家存在，當時公共的聯繫，社會本身，紀律以及勞動規則所賴以維持的習慣和傳統力量，以及族長或女子所享有的威信或尊敬（當時女子往往不僅與男子處於平等地位，而且往往佔有更高的地位），所以當時也就沒有什麼特殊的人，即專門從事管理的人存在。歷史告訴我們，國家這種強制他人的特殊機關，只有在社會已經劃分為階級，亦即劃分為某一集團能夠經常攫取另一集團底勞動果實的時候和地方，在有某一個人剝削着另一個人的地方，才能產生出來的。

我們始終都要記着社會在歷史上劃分為階級這一事實，因為這是基本的事實。所有一切國家中所有一切人類社會數千年來發展的經過，都向我們表明出這種發展底一般規律，法則和次序：起初是無階級的社會，即最初的宗法的社會，原始的，沒有什麼貴族存在的社會；然後是以奴隸制為基礎的社會，即奴隸主的社會。全部現代文明的歐洲都經歷過這樣的行程，——奴隸制度在兩千年前佔有完全統治的地位。世界上其餘各洲絕大多數民族，也經歷過這樣的行程。在發展程度最低的民族中，現在也還保存有奴隸制底遺跡，例如在非洲現時還可找得到奴隸制度的機構。奴隸主和奴隸的劃分，是最初一次大規模的階級劃分。前一集團不僅佔有一切生產資料，即土地以及雖然當時還很原始的工具等等，並且還佔有人民。這個集團就叫做奴隸主，而從事勞動並把勞動果實交歸他人的那些人則叫做奴隸。

在歷史上繼這個社會形態而起的是另一個形態，即農奴制度。在絕大多數國家裏，奴隸制度發展成了農奴制度。此時社會基本上劃分為農奴制的地主和農奴制的農民。人與人的關係底形式是改變了。奴隸主把奴隸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看待，法律把這種觀點明文規定起來，把奴隸視為

完全受奴隸主佔有的一種物品。農奴仍然處於遭受階級壓迫和依賴地位，但農奴主已經不能把農民看作自己私有的物品，而只能享有農民底勞動並強迫他担任某種勞役了。其實，大家知道，農奴制度，特別是在它支持得最久，表現得最橫暴的俄國，是與奴隸制度沒有什麼區別的。

後來，在農奴制的社會內，隨着商業底發展和世界市場底出現，隨着貨幣流通底發展，也就產生了新的階級，即資本家階級。從商品中間，從商品交換中間，因貨幣權力出現而出現了資本權利。在十八世紀時，更正確些說，從十八世紀末葉起，以及在十九世紀時，全世界上都發生了革命。農奴制度在西歐所有一切國家都被排除了。這點在俄國發生得最晚。俄國在一八六一年也發生了變革，結果社會形態變換了，即農奴制度已由資本主義更代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階級劃分仍然存在，農奴制度底各種遺跡和殘餘仍然存在，但是階級劃分在基本上却具有了另一種形式。

資本佔有者，土地佔有者，工廠佔有者在所有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人口中，始終只佔極小的少數，但他們將全部國民勞動通統把持在手，因而就使全體勞動者都受其支配，壓迫和剝削；這些勞動者大多數都是無產者，僱傭工人，他們在生產過程中全靠出賣自己一雙人手，即全靠出賣勞動力來獲得生活資料。農民在農奴時代還是彼此分散而被遭壓迫的，從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的時候起就有一部分人（大多數）變成無產者，一部分人（少數）變成富裕農民，這些富裕農民自己又專靠僱用工人而變成爲農村資產階級。

這件基本事實，即社會從原始形態的奴隸制度過渡到農奴制度，然後又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的事實，你們始終都應該注意到，因爲只有回想起這件基本事實，只有把一切政治學說都放置在

這個基本範圍內，才能正確估計這些學說，並認清這些學說底實質，因為人類史上這些悠久時代中的每一時代——奴隸制時代，農奴制時代和資本主義時代——都包括有幾千或幾百年的時間，並且包含有許多多的政治形式，各種各樣的政治學說，意見和革命，所以爲要認清這一切異常紛繁複雜的情形，特別是與資產階級的學者和政治家底政治、哲學以及其他種種學說相聯的情形，就必須穩穩把握住這個社會階級劃分的事實，把握住階級統治形式改變的事實，作爲基本領導的線索，並從這個觀點上去剖明一切社會問題，即經濟、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問題。

你們根據這種基本劃分來觀察國家，就會看出，在社會尚未劃分爲階級以前，正如我在上面所說過的那樣，國家也是沒有存在過的。但是由於社會階級劃分現象的發生和鞏固，由於階級社會的產生，於是國家也隨着產生和鞏固起來了。人類歷史上有幾十幾百個國度，都經歷了或經歷着奴隸制度，農奴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在每一個國度內，雖然發生過極大的歷史變更，雖然發生過許多與這一人類發展過程相聯結，與人類從奴隸制度經過農奴制度而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然後又過渡到現今全世界反資本主義鬥爭的事實相聯結的政治變遷和革命，但你們總可看見國家出現的事實。國家始終是從社會中間分化出來的一種機關，始終是由一羣專門或幾乎專門從事管理，或主要是從事管理的人組成的。人們劃分爲被管理者和管理專家，後者臨駕於社會以上，稱呼爲統治者，稱呼爲國家代表人物。這個機關，這一羣管理別人的人，總是把持着相當的強迫機關，實力強制機關，不管這種對人施行的暴力是表現於原始的棍棒，還是表現於奴隸制時代所更完善形式的武器，還是表現於中世紀時代出現的火器，還是表現於現今二十世紀的神奇技術和完全根據現代最新技術所造成的武器，橫直都是一樣。使用暴力手段是新陳代謝，但是自

從國家出現時起，每個社會中間總有一羣人在那裏進行管理，發號施令，實行統治，並且爲了維持政權而將實力強制機關，暴力機關以及與每個時代技術程度相當的武器把持在手。所以，我們只有觀察到這種共同現象，而問爲什麼在沒有階級的時候，在沒有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時候就沒有國家存在，以及爲什麼從階級出現時起就出現了國家，——只有這樣，才可找到一個對於國家實質及其意義問題的確切回答。

國家是維護一個階級對於另一個階級的統治的機器。當社會上還沒有階級存在的時候，當人們還在奴隸時代以前，在頗爲平等的原始條件下，在勞動生產率還很低微的條件下從事勞動的時候，當原始人類很難獲得必需生活資料來維持最簡陋原始生活的時候，是未曾有，而且也、能有專門分化出來實行管理並統治社會上其餘一切人的一種特殊集團出現的。只有當最初一種社會階級劃分形式已經出現時，當奴隸制度已經出現時，當某一階級的人已有可能專門從事最簡陋農業勞動而生產出一些剩餘生活資料的時候，當這種剩餘生活資料不是爲維持最貧苦的奴隸生活所絕對必需而由奴隸主攫爲已有的時候，於是在奴隸主這個階級底地位已經因此鞏固起來的時候並且爲了使它這種地位鞏固起來，就需要有國家出現。

而它果然出現了，這就是奴隸主的國家，即賦與了奴隸主一種權力，賦與了他們管理一切奴隸的可能性的機關。當時的社會和國家要比現代的微小得多，其所擁有的交通機關也薄弱得多——當時還沒有現代的交通工具。當時山嶽，江河和海洋所造成的障礙要比現在大得多，所以當時國家是在狹小得多的地理範圍內形成起來的。技術薄弱的國家機關只能供一個版圖較狹，活動範圍較小的國家之用。然而，當時總有一種把奴隸控制於奴隸地位，把社會上一部分人拮制於

受另一部分人強制壓迫地位的機關。要強迫社會上佔絕大多數的一部分人經常替另一部分人著作，就非有一種經常的強制機關不行。當階級還沒有存在時，也就沒有這種機關存在。當階級已經出現時，於是在這種階級劃分加強和鞏固的時候和地方就有一種特殊的機關即國家產生出來。國家底形式是極不相同的。在奴隸制度時代，在據當時水準算是最先進，最文明和最開化的國家內，例如在完全建立於奴隸制上的古代希臘和羅馬內，已經有過各種不同的國家形式。當時已經有過君主政體和共和政體，貴族政體和民主政體的差別。君主政體是一人獨裁的政權，共和政體是一切政權機關都要經過選舉的；貴族政體是很少一部分人底政權，民主政體是民衆底政權（民主一語是從希臘文「德謨克拉西」一語譯出，意即民衆政權。）這些差異都是在奴隸制度時代產生的。雖然有這些差異，但奴隸制度時代的國家，不論是君主政體或共和政體，貴族共和國或民主共和國，總是奴隸主的國家。

你們在任何古代歷史課程中聽關於這門功課的講演時，都可聽到當時君主國家和共和國家互相鬥爭的事實，但當時基本的事實却是不把奴隸當人看待；不惟不把他們當作公民看待，並且不把他們當人看待。羅馬法典把奴隸看成一種物品。關於殺人罪的法律是把奴隸除外，更不用說保護個人安全的其他法律了。法律只保護唯一被認為全權公民的奴隸主。不論當時所建立的是君主政體或是共和政體，總不外乎是奴隸主底君主政體或奴隸主底共和政體。在這些國家中，奴隸主享有一切權利，而奴隸按法律規定却是一種物品，不僅可以對他隨便使用暴力，就是把他殺死，也不算犯罪的事情。奴隸主的共和政體按其內部結構來說，可以分爲兩種：貴族共和政體和民主共和政體。在貴族共和政體下參加選舉的是少數享有特權的人，在民主共和政體下參加選舉的

是全體，但仍然是奴隸主的全體，是奴隸除外的全體。我們必須注意到這種基本情況，因為它最能闡明國家問題，並且很明顯地表示出國家底實質。

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是使一切被支配階級受一個階級控制的機器。這個機器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在奴隸制度的國家內有君主政體，貴族共和政體，甚至有民主共和政體。其實，雖然管理形式極不相同，但本質總是一樣：奴隸沒有任何權利，始終都是個被壓迫階級，根本就不承認他們是人。農奴制度國家內的情形也是如此。

由於剝削形式的變更，奴隸制度的國家變成了農奴制度的國家。這是有莫大意義的一件事實。在奴隸制度社會內，奴隸完全沒有權利，根本不承認奴隸是人；在農奴制度的社會內，農民是被束縛在土地上。農奴制度底基本特徵，就是農民（當時農民佔大多數，城市人口增長得雖弱）被束縛在土地上，由此就有農奴制度這一名稱。農民可以在地主給他的一塊土地上替自己工作一部分時日，而用另一部分時日去替地主工作。階級社會底實質仍然保存着：社會仍然是農階級剝削來支持的。只有地主是擁有全部權利的人，而農民則被認為是沒有權利的人。其實，農民所處的地位與奴隸制度國家內奴隸所處的地位很少區別。但是此時他們這些農民畢竟有了較多的達到解放的機會，因為農奴已不認為是地主底直接私有物了。農奴可以用一部分時間在自己的二塊土地上工作，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歸自己支配，並且農奴制度因商品交換即商業關係有更廣大發展的可能而愈益解體，因此農奴求得解放的範圍也愈益擴大。農奴制的社會始終是比較奴隸制的社會複雜些。在農奴制的社會裏有很大的工商業發展成份，而這點還在當時就產生出資本主義的關係。在中世紀時代是以農奴制佔主要地位。當時的國家形式也是不一致的，也有過君主政

體和共和政體（雖然後者表現得較為薄弱），但始終只有農奴制的地主才算是統治者。農奴制時代農民始終是絕對不能享有政治權利的。

無論在奴隸制度或農奴制度下，極少數人爲了維持他們對於絕大多數人的統治，都是不免要採取強制手段的。全部歷史都充滿了被壓迫階級經常企圖推翻壓迫的事實。在奴隸制度歷史上，有過延長至幾十年之久的奴隸解放戰爭。順便說說，現在德國共產黨人，即德國唯一真正進行鬥爭反對資本主義標榜的政黨，就是取名爲「斯巴達克團」，因爲斯巴達克是約兩千年前最大一次奴隸起義中一位最卓絕的英雄。在許多年間，完全建立在奴隸制度上的彷彿萬能的羅馬帝國，經常受到在斯巴達克領導下武裝集合起來並組織有一支強大軍隊的奴隸大規模起義底震撼和打擊。歸根到底，這些奴隸有的慘遭屠殺，有的被擒獲，受到奴隸主方面的酷刑拷打。這種國內戰爭，是自有階級社會以來全部歷史中數見不鮮的。我剛才舉出的例子就是奴隸制時代所發生的這樣一次最大的國內戰爭。在整個農奴制時代，也經常發生過農民起義。例如德國在中世紀時代，兩個階級，即地主與農奴間的鬥爭，擴展到廣大的範圍，而變成爲農民反對地主的國內戰爭。大家知道，在俄國歷史上，也屢次發生過農奴反對農奴主的這種起義。

地主爲了維持自己的統治，爲了保持自己的政權，需要有一種機關來使絕大多數人民一律受其支配，迫使他們服從相當的法規，而這種法規基本上都是爲了一個目的，即維持地主統治農奴的權力。這就是農奴制度的國家，其形式——例如在俄國以及亞洲至今還是農奴制度佔統治的那些十分落後的國度內——頗不一致，有的是共和政體，有的是君主政體。當國家是君主制的國家時，政權是歸一人掌握；當國家是共和制的國家時，從地主當中選舉出來的人可以多少參加政

權，——農奴制社會裏的情形就是如此。農奴制社會中的階級劃分，是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農奴完全依賴於人口極少的封建地主。

由於貿易底發展，由於商品交換底發展，結果就分出了一個新的階級，即資本家階級。資本產生於中世紀末葉，當時世界貿易因發現美洲而有極大規模的發展，貴重金屬數量激增，金銀成了交換工具，貨幣週轉造成了巨量財富集中於一人掌握的可能。金子銀子在全世界上都被承認爲財富了。地主階級底經濟力量衰落下去，而新階級即資本家階級底力量發展起來。結果是社會改造成這樣：全體公民好像是一律平等；先前那種奴隸主和奴隸的劃分現象已經消滅；所有的人，不管誰擁有多少資本或是按私有權佔有土地也好，亦無論是只擁有一雙人手的窮光蛋也好，都是法律上一律平等。法律對大家都同樣保護，對各人的財產都加以保護，免受只擁有一雙手，漸漸貧窮破產以至變成無產者的大衆侵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情形就是如此。

我不能詳細分析這個社會。你們將來進行黨綱問題談話時，又會講到這個問題，那時你們會聽到關於資本主義社會情形的說明。這個社會拿起自由口號反對過農奴制度，反對過舊時農奴法制。但這種自由只是供私有主享受的自由。所以當農奴法制被廢除時，——這是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期發生的事，這在俄國比其他各國發生得較晚，即在一八六一年才發生，——於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便代替了農奴制度的國家，把全體人民自由宣佈爲自己的口號，說它代表着全民族志，而否認它是個階級性的國家，從此就開展了爲全體人民自由奮鬥的社會主義者反對資本主義國家的鬥爭，現在這個鬥爭已造成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並且已普及於全世界了。

爲要明瞭已經開始了的反對全世界資本的鬥爭，爲要明瞭資本主義國家底實質，就必須記

着，資本主義國家實行反對農奴制的國家時，是拿着自由口號前去作戰的。廢除農奴制度，就是表明資本主義國家底代表人物獲得了自由，並且給了他們一種利益，因為農奴制已受到破壞，農民已可能佔有土地了。至於農民究竟是完全佔有他們用贖買方法購得的土地，還是局部佔有他們按代役租制度取得的土地，那國家對此是不加注意的；國家保護着一切私有財產，不問其來歷怎樣，因為國家總是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農民在所有一切現代文明國家內，都變成私有者了。國家在那些地主給予了農民一部分土地的地方，也保護着私有財產，它在這裏叫農民用贖買辦法，即用金錢購買辦法給予了地主一種報酬。國家好像宣稱說它定會保護全部私有權，於是就對私有權實行各種各樣的幫助和袒護。國家承認每個商人，工業家和工廠主都有這種私有權。而這個以私有權為基礎的社會，以資本權力為基礎的社會，以完全控制一切無產工人和勞動農民羣衆為基礎的社會，却宣佈自己是根據自由實行統治的。它反對農奴法制時，宣佈私有財產自由，且特別以國家似乎已經不是階級性的國家這點自豪哩。

其實，國家仍然是幫助資本家控制貧苦農民和工人階級的一副機器，但它在外表上是自由的。它宣佈普選權，並且經過自己的擁護者和鼓吹家，學者和哲學家們聲明，說它並不是階級性的國家。甚至當現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反對它的鬥爭已經開始的時候，這班人還責備我們是破壞自由的人，說我們的國家是建立在一部分人強制壓迫另一部分人的基礎上的國家，而他們的國家却是全民的，民主的國家。所以，在現今這個時候，在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已經開始的時候，並且恰值革命在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而反對全世界資本的鬥爭特別尖銳化了的時候，這個問題，即國家問題，已具有了最重大的意義，並且可以說已經成了最迫切的問題，成了現今一切

政治問題和一切政治爭論底焦點。

無論我們拿俄國或任何一個較為文明的國家內任何一個政黨來看，都可以看見，差不多現今所有各種政治爭論，分歧和意見，都是在國家這一概念周圍旋轉的。在資本主義國度裏，在民主共和國，特別是如像瑞士或美國那樣一些最自由民主的共和國內，國家究竟是什麼？在國民現，全民應決底總匯，民族意志底表現等等呢，還是供那裏的資本家維持其對工農的統治權力的一副機器呢？這就是現今世界各國政治爭論在其周圍旋轉的基本問題。人們怎樣談論布爾什維克主義呢？資產階級的刊物謾罵布爾什維克。沒有一種報紙不重複着指布爾什維克為破壞民權者的那種流行的責難。如果我國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由於心境純樸（也許不是由於心境純樸，或者這種純樸是如俗語中所說的比撞關還壞的純樸吧）竟認為罵布爾什維克破壞自由民權的這筆責難是由他們發明和首創出來的，那他們就未免錯得可笑至極了。現在，沒有那一個最富的國家內用數千百萬金錢來推銷，印成數千萬份來散佈資產階級謠言和帝國主義政策的最富的報紙，是不重複着這種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基本理由和責難的：說什麼美國，英國和瑞士都是基於民權的先進國家，而布爾什維克的共和國却是強盜底國家，說在這個國家裏根本就沒有什麼自由，說布爾什維克破壞民權思想，以至於驅逐了立憲會議等等。對布爾什維克提出的這種駭人的責難，在全世界上都無人重複着。而這種責難也就使我們完全碰到了國家究竟是什麼的問題。爲要瞭解這種責難，爲要理解這種責難並完全自覺地來看待這種責難，不要只是人云亦云，而是要持有堅決意見去理解這種責難，那就必須明白認識什麼是國家。這裏我們就看見有各種各樣的資本主義國家，以及在戰前所造成的一切替它們作辯護的學說。爲要正確處理問題，就必須用批評態度去

對待這一切學說和觀點。

我已經給你們指出了能够幫助你們瞭解本問題的著作，即恩格斯所著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底起源一書。在這部著作裏恰巧講到，凡是存在有土地和生產資料私有制，存在有資本統治的國家，不管怎樣民主，總是資本主義的國家，總是替資本來控制工人階級和貧苦農民的一副機器。至於普選權，立憲會議和國會，都不過是一種形式，不過是一種支票，絲毫也不能改變事情底實質。

國家底統治形式是可有各種不同的。資本在有此一形式的地方表現其勢力的方式是如此，在有彼一形式的地方表現其勢力的方式是如彼，但實際上政權總是操在資本掌握中的：不管是資格限制或別種限制，不管是民主共和制度，橫直都是一樣，並且這種共和制度愈民主，則資本主義底這種統治也愈加橫蠻，愈加公然無恥。美國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共和國之一，同時也沒有那一個國家內的資本權力，少數巨萬富翁對於全社會的統治權力，如在美國表現得這樣橫蠻，這樣賄賂公行（凡是在一九〇五年以後到過那裏的人，都知道這點）。資本既然存在，也就統治着全社會，所以無論什麼民主共和制度，無論什麼選舉制度，都是不會改變事情實質的。

民主共和國和普選制，同農奴制比較起來，是一種巨大的進步，因為它們便無產階級有可能達到它現在所有的這種統一和團結，組成爲現在同資本進行有系統鬥爭的整齊而有紀律的隊伍。農奴連稍微近似這點的东西也沒有，奴隸更不必說了。我們知道，奴隸舉行過起義，進行過暴動，開始過國內戰爭，但他們始終沒能造成一個自覺的大多數，沒能造成一種領導鬥爭的黨，沒能清楚瞭解他們所要達到的目的。他們甚至在歷史上最革命的時機，也始終是個任憑統治階級播弄

的工具。資產階級的共和制度，國會和普選制；——所有這一切，從全世界社會發展方面來看，都是一種巨大的進步，人類是向資本主義進展了，也只有資本主義，由於有城市的文化，才被壓迫無產者階級有可能來認識自己的地位，並造成全世界的工人運動，造成現時在全世界上包括有千百萬工人的政黨，即自覺地領導着羣衆鬥爭的社會主義黨。沒有國會制度，沒有選舉制度，則工人階級就會不能有這樣的發展。正因爲如此，所以這一切都是廣大羣衆所十分重視的。正因爲如此，所以要在這方面實行一個轉變也就彷彿是件很難辦到的事情。不僅那些有意作偽的學者及牧師擁護和辯護着一種資產階級謊語，說什麼自由國家，說國家負有保護全體人民利益的使命，而且有許多誠心誠意重複陳腐偏見，不能瞭解從資本主義舊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人，也擁護和辯護這種謊語。不僅那些直接依賴於資產階級，受資本壓迫或被資本收買的人（替資本服務的有許多許多各種各樣的學者，藝術家和牧師等等），而且有許多只是受着資產階級自由偏見影響的人，都在全世界各處攻擊布爾什維克主義，因爲蘇維埃共和國剛剛成立時就擯棄了這種資產階級的謊語，而公開聲明說：你們把你們的國家稱爲自由的國家，實則當私有財產還存在的時候，你們的國家縱然其個民主共和制度的國家，也無非是供資產階級鎮壓工人的一副機器，並且國家意自由，這種情形也表現得愈明顯。歐洲的瑞士和美洲的美國就是如此。資本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沒有統治得這樣公然無恥，這樣殘酷無情，這件事情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像在這兩個國家內表現得這樣鮮明，雖然它們都是民主共和制度的國家，不管它們粉飾得怎樣漂亮，不管人們怎樣說什麼勞動民主和全體公民一律平等。其實在瑞士和美國都是資本統治一切，工人每次企圖爭得本身地位稍微嚴重的改善時，都要立刻碰到國內戰爭的對付。在這兩個國家內，兵士，即常備軍隊

人數較少，——在瑞士實行濟民警制，每一個瑞士人都有槍枝放在自己家裏；美國直到最近時期還沒有常備軍，——因此，當罷工發生時，資產階級就武裝起來，僱用兵士去鎮壓罷工，並且無論什麼地方鎮壓工人運動，都不如瑞士和美國實行得這樣兇惡殘忍；資產階級力無論在一個國家的國會裏，都不如在這兩個國家的國會裏表現得這樣厲害。資產階級力高於一切，交易所高於一切，至於國會和選舉，不過是傀儡和玩具罷了……但是越往下去，工人也就認識得越加清楚，蘇維埃政權底思想也就佈佈得愈加廣闊，尤其是在我們剛才經歷了的這次流血混戰以後。工人階級日益明白認識到，它必須同資本家作無情鬥爭。

不管共和制度用什麼形式粉飾起來，就算它是最民主的共和制度，但如果它是資產階級的，如果它那裏保存有土地和工廠私有制，而私有資本把全社會都控制在僱傭奴隸的地位，換句話說，如果它那裏不實現我們黨綱和蘇維埃憲法所宣佈的東西，那末這個國家就是供一部分人壓迫另一部分人的一副機器。我們要把這副機器拿到應該推翻資本權力的那個階級手裏來。我們要排斥所有一切說什麼國家是普遍平等的陳腐偏見，因為這是一種騙局：當剝削制還存在的時候，是不會有什麼平等的，地主不會與工人平等，飢寒交迫者不會與飽食暖衣者平等。無產階級把稱爲國家而受到迷信崇拜的這副機器擄棄，把硬說國家是全民政權而受到信任的這種陳腐童話揭破，因爲這是資產階級的謊語。我們已經從資本家那裏把這副機器奪來了，奪歸我們自己了。我們要用這副機器或這根棍棒去消滅一切剝削。只有到世界上再也不會有什麼實行剝削的可能，再也不會有什麼土地佔有人和工廠佔有人，再也不會有一部分人飽食有餘而另一部分人忍飢受餓的情形時候，——只有到再不會有發生這種情形的任何可能的時候，我們才會把這副機器破毀掉。那時

就不會有什麼國家，不會有什麼剝削了。這就是我們共產黨底觀點。我希望我們在以後的講演中又會回頭講到這個問題，並且不祇一次地講到這個問題。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一日列寧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的講演)